

詩刊

詩刊
第五期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詩刊論詩
—— 體評草根

約稿

一、本刊園地公開，尤其歡迎新銳把作品寄來，更歡迎對詩有建設性的評論文章。

二、無稿酬。大作刊出後，即奉寄本刊當期一冊。如須退稿，請附回郵。

三、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於稿末聲明。

出版者：神州詩社

臺北編輯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五段九十七巷九號之三（四樓）

本期編輯：殷乘風、廖雁平

零售：每本 17 元

（神州詩社綠洲期刊改版第三十六期）

神州詩社獨立宣言

一九六七年，我們一群十三、四歲的年青人，在海外馬來西亞吡叻州的一個小城裏，因為基於對中文的熱愛，對文學的熱誠，所以創辦了「綠洲」社。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間，先後在馬來西亞各地成立了「綠田」、「綠林」、「綠原」、「綠湖」四個分社。一九七三年溫任平先生從彭亨州回到吡叻州任教，我們五個兄弟文學社團於是敦請溫任平先生為我們的總社長，至一九七三年，共成立十個分社。溫任平先生生命其總名為「天狼星詩社」。

一九七三年綠洲分社長溫瑞安等人赴臺深造，後因詩社及其他原因，自願回馬。一九七四年末再度赴台，同行者有方娥真、黃昏星、廖雁平諸人。一九七五年初，周清嘯毅然赴台使台北人手大增却引起總社誤解，以為在台許有異辭之心，台北社員因而痛心疾首，圖謀挽救，反遭毀謗，甚至企圖回馬相助，亦受阻攔。一九七五年末

殷乘風突破總社多方藉口不予來台所設下的難關，歸國唸書。總社長於是大怒，竟為此意欲開除詩社元老五、六人！七六年溫、方、黃及殷不惜經濟上與時間上的壓力而回馬，以圖澄清及解釋，唯總社已封鎖一切消息，使全社社員對曾赴台者懷恨與誤解，甚至誣溫瑞安等為「臺灣間諜」。而以前與赴台唸書諸人尚有交往者，已全被迫退出詩社，或被蒙蔽事實真相。因此，我們歷盡艱苦回到臺灣之後，決定與在台新舊社友廿六人，一併宣佈退出「天狼星詩社」，另組「神州詩社」。我們退出理由如下：

(一)我們為求同一的理想，同一的目標，同一的愛好，所以聚在一起組織這個詩社，我們視之為「家」。可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們二度來台之前，這個「家」裏的二十個兄弟十一位姊妹，稍令當權人士不滿，則動輒被開除，有時還慘遭批鬥，結果所剩無幾。這樣的「家」還算是一個「家」嗎？當然昔日我們也有參予這種行動，可是我們現在意圖改變過來，而天狼星總社置之若罔，反而先剪除我們。我們不能把一個骨肉相殘的地方視作為家。

(二)我們之所以結合在一起，不單止文學藝術的力量，而且也是感情的力量。我們不能想像一個家庭裏只有命令與遵從，而在情感上漠不相干。我們不能夠容忍因為他是社裏當權人士，便有權過問別人的私事，視閱別人的書信，扣留別人的東西，毀傷彼此的感情，曲解真誠的友情。我們不能有一個沒有感情的「家」。

(三)我們原本是一群年輕人，只因為知道我們該做的就去做。我們自己獨立地生活着，工作與唸書，不願意加重任何人的負擔。我們也求名求利，但絕不恥於去不擇手段的獲取。目下天狼星詩社對筆戰，及要社員們訪問自己社內當權的人，以及化名互相攻訐以求「出名」，諸如此類的事更感興趣。我們的「家」的目標，並不是這種虛名與浮利。我們願意全力奉獻，組織這個家，但不希望被利用。

(四)我們樂於接受坦然的指責與對質，不能忍受背底裏的誹謗與破壞。不予人任何解釋的機會。我們崇尚人性的尊嚴，個人的自由。在政治的觀點上，我們和天狼星詩社已然不同。不錯，我們曾有賴於總社長等人的栽培，但我們也把我們數年來的成果、努力、精神與時間，對天狼星詩社作了無報償的奉獻。留台期間，亦無一事不以天狼星詩社設想為主，甚至在詩劇上演時，在在都提起大馬的兄長與同伴。可是總社依然對我們懷疑，封鎖兩地社員的聯繫，把以前在詩社對大家宣揚誇耀的功績轉而扭曲成滔天罪孽。我們不能接受一個如此不民主甚至極權的「家」。

(五)總社長溫任平先生曾因殷乘風來台而力阻，並揚言把接待他的人撤職，並促使各分社的人與之不和，這是一貫逼使社員自動退出的方法。殷乘風乃綠野分社社長，十四歲入社，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縱一個全不相識的海外遊子來台，我們見到也會伸出援手，怎能置之不理？殷乘風來台為得社裏批准，萬分苦惱，竟使如此一個堅強好

漢跳樓以表心志，跌傷一隻左脚，而社裏仍譏之為荒誕狂行！總社阻殷同仁來台美言為不想他流浪臺灣，但他既經家長許可與支持，來台後又苦修考上大學，替詩社工作而不遺餘力，總社想一手遮天，只怕群眾不容！總社把個人求學服務之心，歸入自己爭權與人手的範域裏，未免令人不服。乍看此事為乘風同仁來台而起，其實是醞釀了很久的猜忌與妒才而至的。此事發生後，竟藉故不予任何經濟支持，破壞兩地情誼，無論任何函件，俱寫公文，不理在台諸人與在馬社友的懇請，這種剛愎自用的態度，到最後詩刊因經濟、人力的困擾無法依期出版，總社長便要宣佈詩刊倒閉，——這種偏激的作為，使我們不得不退出這個詩社，另組一個新的家。

事實上，天狼星詩社當初最旺盛時的一百卅四人，開除的開除，退出的退出，所剩已無幾。當日決策小組十人，我們現在已掌握有七人，但部份早已宣佈退出，無權過問社務；部份在近日被總社藉故免了職。否則單憑決策小組的票數，只怕主持總社未必一定是現在的當權者。又天狼星詩社未成立前，我們已苦拼了六年，然後才交於總社長溫任平先生並再為其東奔西走，聯絡了另外的分社，才有十大分社。既然「天狼星詩社」為溫任平先生所取之名，我們也不想收回。唯與在台的綠洲分社社員，以及在

馬各分社的一些舊部，合組「神州」詩社，為求我們更大的目標與抱負，我們將把當日綠洲到天狼星詩社的精神承續，決不放棄。也把當日溫任平先生無私的精神，給我們引導的方向，繼續堅持的延續下去。我們痛定思痛，但不能就此頹唐不起，決定重組詩社，而對馬來西亞的天狼星詩社，以及幾年前的合作無間及相處愉快，寄於最大的懷念與敬意。

中華民國台北

神州 詩社敬啓

馬來西亞

又：總社當權人士在這段時候常暗裏寫信給別人時作誹謗之「他們是吃我奶水長大」，「他們要吃掉我」之類令人同情洒淚的話，促使我們不得不早日下退社這決定，免得這種誤解再深陷下去，那時彼此都無法自拔了。

這個社暫用詩社這個名詞，實際上它已是一個較詩社廣義的文學社，甚至企圖把她成為一個藝術社。這篇神州獨立宣言目前只是一個草案，不詳盡處尚待日後補充，錯誤欠周處還待刪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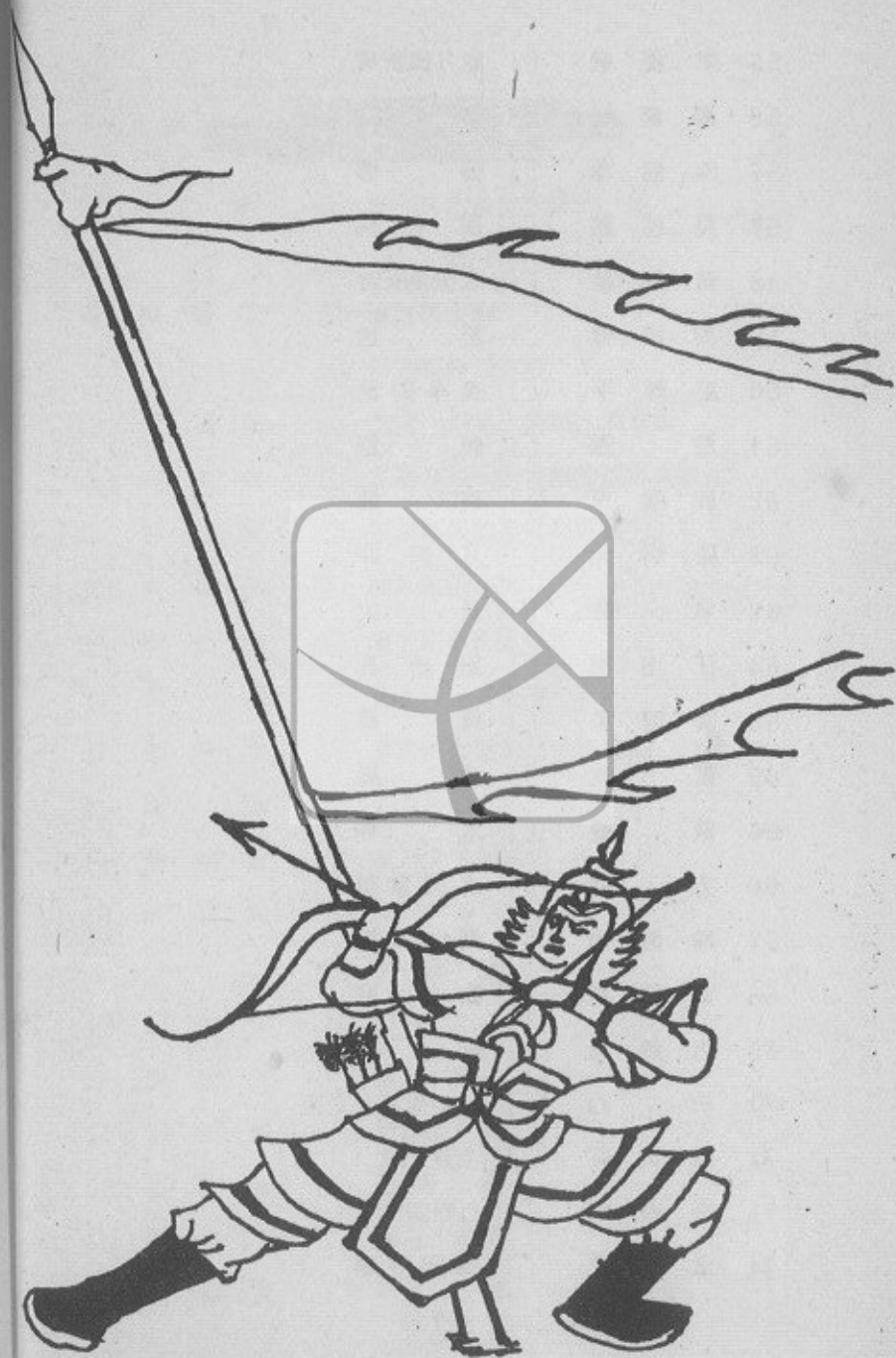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回台日構想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首次起草

目 錄

- 1 本社 ☐ 神州詩社獨立宣言
☐ 目 錄
- 9 溫瑞安 ☐ 落日照大旗
☐ 詩刊論詩刊專輯
- 12 溫瑞安 ☐ 宣言、詩風、編排、看草根
- 19 王美媛 ☐ 試論草根一至六期的編輯整體性
- 23 林淇溪 ☐ 管窺草根的態度與風格
- 26 黃昏星 ☐ 談草根的小詩
- 29 周清嘯 ☐ 看近期草根的得失
- 34 詹 澈 ☐ 長亭外，古道邊
- 37 廖雁平 ☐ 草根第七期的品味與感觸
- 39 游 喚 ☒ 看草根的自由舒伸
- 41 殷乘風 ☐ 單刀直入談草根
- 45 殷乘風 ☐ 後 語
☐ 詩 部 份
- 48 溫瑞安 ☐ 決 絕
- 51 溫瑞安 ☐ 情 書
- 51 殷乘風 ☐ 致那群弟兄
- 52 藍啓元 ☐ 看那江湖
- 53 陳嘉文 ☐ 曇花十四行
- 54 方娥真 ☐ 扶 渡

- 55 陳 瘦 桐 ☐ 寒月與新碑
- 56 馮 藝 超 ☐ 離
- 57 陳 冠 華 ☐ 嚮 導
- 57 吳 啓 銘 ☐ 獨 木 橋
- 58 黃 昏 星 ☐ 水影無限時
- 59 周 清 嘯 ☐ 新 居
- 60 廖 雁 平 ☐ 長 亭 對 泣
- 61 詹 澈 ☐ 鹿 腿
- 62 殷 乘 風 ☐ 哀 情
- 63 陳 炳 元 ☐ 月 與 井
- 63 秋 聲 ☐ 長 大
- 64 江 南 樵 ☐ 送 給 你
- 65 張 瑞 星 ☐ 晨 禱
- 65 孤 秋 ☐ 虫 屍
- 66 黃 曼 ☐ 木 偶
- 66 方 遲 ☐ 水調歌頭
- 67 周 清 嘯 ☐ 飛 簷
- 68 黃 昏 星 ☐ 晚 歌
- 69 方 娥 真 ☐ 筆 墨
- 70 白 白 ☐ 「半生緣」之後
- 70 陳 素 芬 ☐ 流浪之歌
- 71 李 國 躍 ☐ 心戀曲
- 74 本 社 ☐ 神 州 紀 事



落日照大旗

溫瑞安

我們這期詩刊，繼第二期的「武俠小說與現代詩討論專輯」及「方娥真作品討論專輯」後，又推出「詩刊評詩刊」這個專輯。我們這次試論的是「草根詩刊」。

我們之所以以下這個決定是因為臺灣詩壇派系較多，這一方面是可喜的現象，另一方面也是可憂的。喜的是這是一個百花齊放的詩壇，沒有所謂的「專權」或「壟斷」，詩風是自由的，思想是開放的，若要一枝獨秀，就必須是真材實學的紮根，融會貫通的成長，這種競爭性可以造就更高的詩質，憂的是派系林立，不免有黨同伐異的事情出現，造成一種沒有標準的混淆情形。在這種情形之下，優秀的詩人會受埋沒，好的詩刊會受忽略，以致造成許多相當不錯的詩人，沒有毅力再作堅持；許多好的詩刊，紛紛倒閉。雖然說寫詩不一定要發表，不一定要當世人欣賞才有價值，可是，作家如果沒有適當的慰藉與鼓勵，沒有適當的發表園地，很容易就會改變了一個時代文學的盛衰。我們幾個「浮雲遊子」，在沒有任何家人支援之下自工自讀，僅有力量來辦一份詩刊。因為是詩刊，我們只好先為詩壇做點事。等我們有餘裕，當然是希望不止於詩，甚至不止於文學，不止於藝術。這是我們的抱負。

詩刊評詩刊，以前沒有人做過，可能是因為許多不便。好像說要避免互相吹捧的嫌疑，或文人相輕的苛刻。這都是不容忽視的。本期主編殷乘風，助理編輯廖雁平和我，三番四次商議過後，我們決意選評「草根」詩刊。在選評「草根」之前，我們還想先評剛剛出版的「八十年代詩選」：一是因為這本選集剛剛出版，二是因為這本選集在詩壇上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它當然有許多頗見苦心的編輯高明之處，但也有一些尚未完美的缺憾，這都是很值得討論的。但是因為一些特殊的關係，必要的原因，我們把這計劃押後，或者希望更有魄力與雄心的文學社團來做這件事。

我們選擇的對象本來有很多，可以分爲三種：第一種對象是在詩壇上歷時長久，曾經爲詩壇立過豐功偉業的詩刊，如「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笠」、「葡萄園」等詩刊。第二種對象是當今文壇上新冒起的詩刊，而具有特殊的表現與風格的詩刊。第三種對象是以當今詩壇上最有份量的一份詩刊爲目標。我們考慮再三，終於以第二項目標爲標準。我們選出了五、六種詩刊，最後在七月十六日決定選評「草根」。

我們之所以選評「草根」詩刊，是有許多原因的。「草根」是目前衆多詩刊中唯一的月刊。它按月出版，甚少脫期。它以打字印刷，設計、編排都十分淳樸，別有一種風格。它除了刊登詩作之外，還歡迎小說、散文、評論等稿件，這點有好有壞，但不管好壞，却是特出的。它又審納了幾個專欄性的文章，如介紹三十年代詩人作品，小詩專號等，都十分特出。前段時候的「草根」交由屏東李男所編，與近期交由台北邱豐松、羅青等人策劃，風格迥異，又是一個值得人討論的問題。我們詩社的同仁，跟「草根」的朋友並不算很熟。除了雁平與李男曾是摯友，我們與詹澈是神交，跟羅青也只見過一次面，其他的「草根」朋友，我們是素未謀面，這一點可以避點嫌。所以我們選評「草根」。

我們選評「草根」，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經濟有限，又不想讓「草根」朋友事先得知，所以資料的收集，很不充份。又因爲第四期詩刊延時出版，所以準備功夫，要人撰稿都十分匆迫。另一方面，這期詩刊進行的同時，我和黃昏星，方娥真已回馬審視當地詩社情形，無法給予編者適當的幫助。這些都難免造成這期詩刊疏漏，錯失的地方，要請讀者，「草根」的朋友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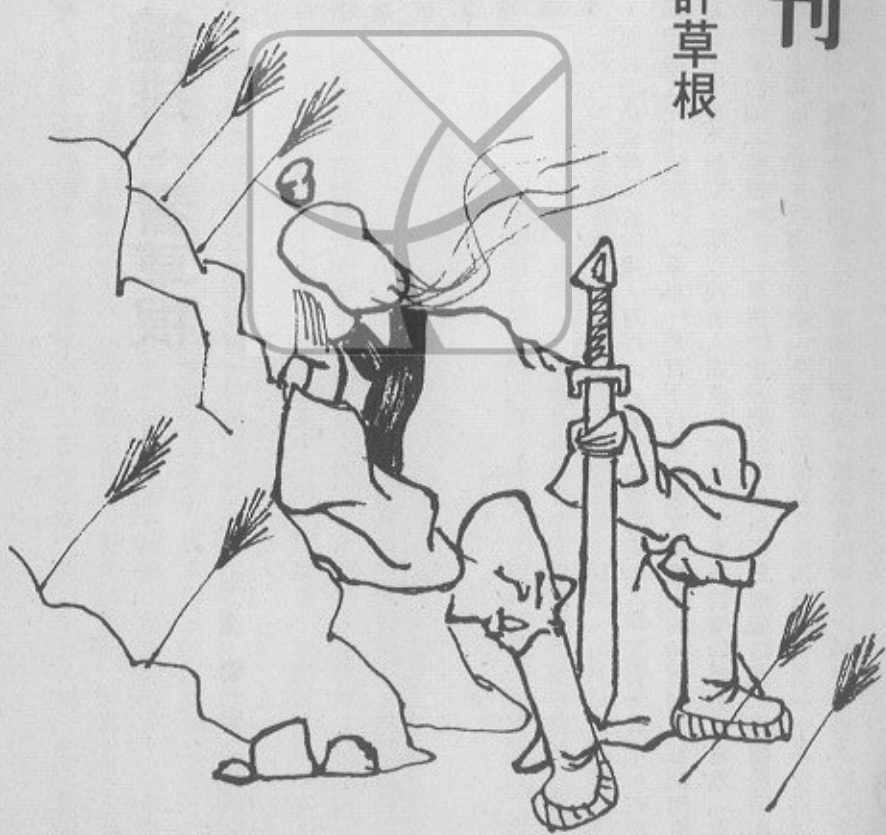
這期詩刊，由十七歲的殷乘風主編，廖雁平助理。這是他倆第一次合作。刊裏的圖片都是乘風手繪的，有獵獵飄飛的旗，有正氣凜然的旗，有迎風招揚的旗，有蒼勁雄拔的旗，都是旗——「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許是再加一輪落日，更把王旗映得更蒼古，更輝灑、更勁拔、更肅皇龍。我們評「草根」，但也願能作一時夕照，只希望沒有襯不出大旗原來的風采才好。

溫瑞安識于一九七六年

七月廿二日馬來西亞振眉閣中

詩刊論詩刊

——
集體評草根



宣言、詩風、編排、看草根

一、我看「草根」

溫瑞安

在「草根」第九期（六十五年元月號）的封底印有這幾行大字：

源遠流長的五千載

黃河長江萬條深沉

泛濫的情感綿延不

絕的歷史詩經的根

唐詩的莖現代的葉

殷殷呼喚中國的草



「草根」就在這種殷殷呼喚中落地紮根，而且已長成得欣欣向榮，可以供給尋求心靈慰藉的人作一棲息之地了。在我七月離台回馬視察社務之際，「草根」已出版了一十五期。「草根」是目下自由中國文壇唯一的詩月刊，每期出版的容量雖不多，但在質上它選稿精良，在量上它從不脫期，所以沒有人能忽略它這一年來為詩壇的努力。當然「草根」還有許多未臻完善的地方，因此我們才來討論「草根」。「草根」十五期以來可以劃分兩個時期，一個是由南部李男等人主編的前期，和現今邱豐松等人主編的近期。我選評的是「草根」的前期。原因有二：第一，不管研究一個人或一個社團的成就，最好從他的開始起，觀察他的宗旨，了解他的環境，體認他的抱負，熟悉他的風格，才

可以徹底研究他的成果。第二，前期「草根」十分浮淺，從設計到裝訂，都有一種特殊的泥土風味（草根本就該自泥土裏紮根），我很喜歡。因篇幅所限，我決定評「草根」一至三期，原因這三期都在南部出版，風格一貫；另外「草根社」曾把前六期裝訂成一合訂本，所以它可以各自獨立，也可以被視為一冊。我想把每期抽出一點值得討論的詩文來研究。

二、第一期：且看草根如何宣言

「草根宣言」刊在「草根」第一期第一頁，無疑這篇宣言是反映着這本刊物的使命，抱負、宗旨與立場的文章。「草根宣言」大體是縱觀簡介六十年來的新詩發展、流派、演變，然後進而至草根態度的表明：在精神和態度方面以及在創作和理論方面二點。這是一篇很有氣派的文章，可惜可能篇幅所限，許多介紹批評僅僅是點到即止，無法做到鉤深探賾，錯綜舉括。例如第四頁中有幾個重要的 statement ..

……「藍星詩社」提倡的「抒情主義」及「創世紀」提倡的「新民族詩型」，在創作的質與量上，都不能與「現代詩社」相比，都不得不受其影響。甚至於創世紀後來提倡的「超現實主義」，也都是因為誤解了紀弦的「現代詩運動」因而走火入魔所產生的怪物，同時也刺激了「笠詩社」的產生，力倡回歸鄉土的踏實詩風……。

這幾行應該是相當重要的一筆。就算限於篇幅不能詳述，也應摘要簡述，否則寧可全然略去不記。不然，我們無法了解「藍星詩社」所提倡的「抒情主義」是怎麼樣的主義？是內在的抒情還是外在的抒情？形式的抒情還是取材的抒情？「創世紀」所提倡的「新民族詩型」是怎樣的一種詩型？「新民族詩型」是否有異於「民族詩型」？又或者「民族詩型」是否先存在呢？「創世紀」後來提倡的「超現實主義」，係誤解紀弦的「現代詩運動」因而走火入魔所產生的怪物，那究竟「現代詩運動」何以促成「超現實主義」的運動呢？又如何造成它的「走火入魔」呢？諸如

此類，不解之處依然甚多。如果不再加筆削，就很容易造成混淆不清的現象了。又如這樣的一段：

……使新詩走入了象牙之塔。這種現象，要到六十二年「龍族詩社」出版「龍族評論專號」才有了初步的轉機跡象。

「龍族評論專號」的出現既是移風轉舵，力挽狂瀾之勢，就應該略為觸及其中內容，它所刊載的究竟是何種文章方是。

「草根宣言」撇開這一點闕失欠詳不談，實在寫得文無失，理無遺，把六十年詩發展作一概略的論述，再點出「草根」的立場。作者（羅青）確有這分達學宏才，加上他對新詩發展史的注意與研究，以及對現代詩創作的腕力，使這篇文章足有份量替「草根」作一次歷史性的「宣言」。

「草根宣言」的「宣言」部份，有兩大重點，其一是「在精神和態度方面」，一共分四點。摘其重點為：一，處在這樣一個國家分裂的時代，我們對民族的前途命運不能不表示關注且深切真實的反映。二，詩是多方面的，人生也是，我們不認為詩非批評人生不可，但却認定詩必真切的反映人生，進而真切的反映民族。（以下從略）三，我們體察到詩之大眾化與專業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中的分野，要視題材的處理與發展手法的傾向而定。（從略）四、對過去，我們尊敬而不迷戀，對未來，我們謹慎而有信心。我們擁抱傳統，但不排斥西方。（略）這些看法、立場與抱負，都是很叫人喝采叫棒的。又如第二項「在創作和理論方面」有：「詩想是詩的語言和形式之先決條件，我們不迷信語言，也不忽視形式。因為只有詩想變，整個詩才會變，語言、意象、音樂、形式也都隨著變。……」都是立論頗新的看法，而且對詩壇有棒喝之效。「草根宣言」中有這樣的抱負：

……我們是有機的草木，頑強但富彈性，在房頂上，在盆景裏，在公路上，在自然中，只要我們能活下去，我們就儘力的生存，因為一切終將成為歷史，歷史終將成為廢墟，廢墟終將為我們所佔領。……

「草根」有這樣的宏願與目的，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三、第二期：且看草根的詩風

「草根」的詩有幾個顯見的長處，比較接近淳樸、冷靜、新田園派的詩風，沒有刻意求新、語言艱澀甚至標新立異的「畸型詩」，這是可喜的。綜觀「草根」第一、二兩期，都是一些認真的、真摯的作品，在這混雜的詩壇上，頗能一清耳目。像第二期的「吳晟詩抄」：「晚歌」、「意外」、「辭」、「遠方」幾首淡樸自然，沒有把中國文字當積木遊戲的「大膽嘗試」，吳晟自覺是「華失之樸拙」（見「草根」第三期），其實是「得之樸拙」才對。「草根」的幾位同仁及他們朋友的詩，都有這一種近似的風格。羅青在詩上的成就已獨樹一格，當然有好有壞，其對現代詩的奉獻是毋庸置疑的。邱豐松的詩可能是其中嘗試最賣力，變化亦繁複者。他對詩語言之提煉，能使中國詩的白話達到一個新的階段，不過因為有的是嘗試的當中，有些反而造成混雜，對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反而是一種破壞。第二期的「草根」有邱豐松的長詩「林絲緞·林絲緞的舞」，第三期有「詩兩首」，都帶給我們煥然一新但是却未成熟的境界。邱君把許多新聞上的片語、古書上的名句、人名書名地名等夾雜在詩中，確是一個「危險」的嘗試。

葉誌成在「草根」第一期有一首「可能」，第二期有「人間遊戲」，第三期有「十二月」，這三首裏有葉誌成詩風的一個特色，文辭樸實無華，每一首詩都依附上作者的哲思。哲思常常是一首詩的靈魂，極端浪漫主義者往往把這個特性混淆或處理失調，是一項大的弊病。在這方面新秀處理得頗有成果的只有方娥真、蘇紹連等寥寥數人。而葉誌成的哲思是冷靜主知的。可惜這幾個嘗試中語言不能成為有機，以致詩質較為鬆散錯落。廖雁平也是一位擅於文直事核，不虛美，不浮華的哲理詩人。第一期的「賭」和「問海」，第二期的「樹」不單推出了三個有大將風度的單元，用辭特出，語言獨樹一格。可惜的是手法常有不純熟處，格局雖大，却有心有餘力不足之憾。也許在佈

局或者所謂的肌理上，應多加注意。因為在表現風格上與一般詩人迥異，若能加以砥磨，很可能成爲一創風立派之詩人。

不過我覺得最能代表前期「草根」的詩人，應是李男與詹澈二位。李男是我很欣賞的一位散文作家。他的詩我並未多讀，但對他的「創甘蔗」一詩的深摯，「絲瓜」一詩的輕愁，是十分激賞的。他在「草根」第一期所發表的「寫生」正透露出一種危機。一種「羅青式」的危機。無疑「寫生」（在李男的詩中恐怕不止這一首）是十分「羅青體」的。先推出了一個客觀存在，再由這個存在中抽繹、推衍、轉化，然後激悟，然後再回到中心的「自我」。這種「羅青式」的程序法無疑替現代詩開了一條新路，使現代詩更富哲學的玄思、更富內涵與演變，內在與外在、客體與主體能融合無間，但若用之不慎或過濫，就成了一個公式，在這個公式裏反而阻塞詩路，壟斷了自由想像的多面性，造成意象的枯竭。李男這首「寫生」，還是依照這個程序，再回到「自我」，仍是依照這個「公式」而寫，再企求「了悟」。這個「公式」十分迷人，但如果李男沉緬日久的話，那對羅青來說是不公平的，對他自己豐溢的才份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其次是說到詹澈。詹澈是我所認識的年青詩人中最踏實、最有恒心的一位。他的「身世篇」，一篇又一篇的按步就班的寫下去，連一套套的中國拳法，他也寫活了。（請見「神州詩刊」（前天狼星詩刊）近數期）他是年輕一輩中甚有潛力、實力、耐力、腕力的詩人。風格樸實，筆觸廣及社會上下階層，可是他的詩，還是有羅青，甚至李男和吳晟的影子。亦或者「草根」幾位同仁，根本互相追隨著，爲同一個方向而努力，所以連詩風也相近了。「草根」第一期裏的「彌壘」，第二期的「古牛」、「雞籠」，第三期的「蒲扇」、「竹梯」、「畚箕」等，都是詹澈的詩作。他的詩有一種淳厚的鄉土風味，且看：

一把竹梯能耐用多久呢？

當你踏上第一步

星星在上面

下面是什麼？

下面是什麼？

——「竹梯」

這種接近童謠，似淺却深的詩風，促成詹澈獲得了六十五年洪建全的兒童詩佳作獎，可是他許多詩，依然未獨立成一家之風。其中最大的陰影，可能是羅青的。這一點上，李男只怕比詹澈更難掙脫。詹澈的詩在「內省」時喜歡用「××的我」（比方寫一兒童長大，便是「長大的我」），羅青亦是如此，李男亦是如此。他們喜歡以小宇宙推衍到大宇宙，又或以大千世界抽繹到小千世界，慣用的對比、分析、歸納法，三人都成了標誌。無疑創造這一條路向的是羅青，李男走得更淳樸，詹澈走得更踏實而已。或者說，羅青的創作技巧較高，李男感情較豐裕，詹澈則較重於內容。再這樣走下去，除非各家有宗師之風，否則，將陷入一個框框中無法突破。

我一直比較欣賞前期「草根」寧缺不濫的選稿態度，近期「草根」，雖力求容納多種文類，反而缺乏精，失之濫，而且有許多模擬近抄襲之作魚目混珠，作為編者的不可不慎。

四、第三期：且看「草根」設計

「草根」第三期的封面有了很大的革新，以李白的繪像為封面，還有幾行簡賅精要的年譜：「李白 生於唐中宗嗣聖十八年（西元七〇一年）歿於唐肅宗乾元二年（西元七六二年）」繪筆古樸清逸，不知是不是當代人的手筆？我覺得這種設計頗有古風，而且十分新穎，又切合「草根」的風典，實是高明。以後的「草根」封面雖有蠟染、鉛畫、攝影等，却不及這樣樸實無華的設計來得動人。

前期「草根」往往對空行及字體的大小的處理比較失敗。有時為就篇幅，以致題目太小，有時字行空間太大，甚至歪歪斜斜。不過「草根」的編輯是頗見機心的，編排上都能做到美觀大方，而且版面不致太擁擠，有時字體稍嫌過大，可能是因為打字字體所限的原故吧。

最令人叫棒的是「草根」「新詩選」作品專欄的設計。由於「新詩選」是二、三十年代詩人作品的介紹，設計

用裝線的線條與分頁，更有那個時代的風味，一直到第三期「草根」還是用活頁裝訂，正如吳晟的詩一般，勝在樸實無華。近期「草根」在設計上增多，我雖然很欣賞林國彰的版畫和羅青有禪意的筆觸，可是設計過量，只怕使詩刊不勝負荷。封面每期用一位古詩人的繪像，意念新穎，不知何故竟沒有持續下去呢？

最後我要重申「草根宣言」中的這一段甚有氣魄的話：

「我們是有機的草木，頑強但富彈性，在房頂上，在盆景裏，在公路上，在自然中，只要我們能活下去，我們就盡力的生存，因為一切終將成為歷史，歷史終將成為廢墟，廢墟終將為我們所佔領。」

我祝福，我希望，「草根」真的有這種魄力與魄力、雄心與恒心、才情與熱情，去蔓延去生長去滋養，這荒漠的平原。

稿於一九七六年七月廿七日

小啓

溫瑞安散文集「龍哭千里」及詩集「山河錄」，「方娥真的散文集」。目前屬預約書籍，出版之後，本刊當再行通知。第四期神州未有澄清，敬請關心的讀者見諒。

試論草根一至六期的編輯整體性

王美媛

(一)

在一平面上，與已知點等距的點集合，叫做圓。

嘗作如是想：人和人之間，就好比一個個有缺口的圓，不斷的碰撞接觸，每個圓中的侷促有限由另個圓中發現，而一旦缺口與缺口相連，溝通於是生焉，無限由此悟見！

如何將自己的觀念意象，正確的傳達運送，從一個小小的缺口中？也算是門不算小的學問了！撇開別的不談，且說——

(二)

且說：「一本好的刊物就是主編自己身影的延長。」好的材料加上好的編輯，豈不是錦上添花，份外佳美？而不善編輯，白白浪費了佳材美料，那直如錦衣夜行了！

編輯的工作無限，編輯小組、編輯部就是一個天地，猶如一個國家，甚至猶如一個世界，它不能單是一個獨裁國，因為它也是合作的場所，它不能單是一共和國，因為它也是個人努力的園地。

在衆多的作者中，在紛紜的作品裏，要尋出一條脈絡、要表現個性和精神，要像主編「一人」身影的延長，斷不能像一本五光十色的小學生作文範本、也不能像一盤五花八門却無風味的什錦。要達到一份刊物的完整，就非先有編輯方針不可，一本普通的刊物如此，詩刊亦然，而有計劃有目標有理想有信念的詩刊尤然！

(三)

如果說，草根精神是道，那麼，編輯工作便是器了，形而上的道，固然值得重視和推崇，然而，表現道的方法也不容忽視啊！

直至今日，有明文確定下的編輯方針，尙屬罕見，即有條文規定可循的，也多是廣泛而不着邊際，不切實用，至於一些勉強可以察見其風格的刊物，也只能從已往的做法上去領略把握，缺乏明確的範疇。然而，在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四日創刊的草根，却突破這層泥土！

一出刊的草根，就以長達九頁，佔據薄薄的一期三分之二的篇幅，刊出了洋洋灑灑的草根宣言。以新詩史的畫分，闡明了承先啓後的責任，雖自稱力量微薄，而這份精神却十分可感！真誠關注，「以誠爲主，以愛心來歌詠，批判這個我們親身經歷的生存環境，向過去發掘，爲將來設計」，正是生於斯長於斯，心智成長，有著太多的相似來源的我們——一群新生代，對詩，對人生共同持有的態度。從本質上創造，不矯飾，不做作，「自然不是平淡，求奇不在表面」，也是年輕的知識分子所深表贊同的理論。宣言中的一片誠心和誠意，剴切切切，不僅闡明態度，而且毫不空泛地提出方針，領導創作也指導編輯。

(四)

一至六期，可說是一個單元，加起來厚度雖不過兩寸（如果第三期厚度不超過四公分的話，因爲我獨缺第三期），然而風格固定，樸拙可愛，淡黃的詩葉，軟薄的紙質，握在手上，竟微覺親切的暖意；打洞的裝釘，封面的素雅，也頗有線裝書的古意盎然。每一期的頁數相連，只是前面冠以期數，可見他原有一以貫之的計畫。這樣的設計和作風，我相當相當欣賞。

不過，如果真的要雞蛋裏挑點骨頭渣的話，雖然很小，却不是沒有的。第四期的封面，紙質改變，沒有前後幾期的柔軟，好像磨過的硬布，就使得整體的感覺削弱不少，好在是黑白設計，尙不致衝突。而第五期的封面，個人以爲，不宜以圓形爲底，總覺得陶潛變成了夢幻仙子了！當然，也許設計者另有深意，就不得而知。然而，上承第

四、下接第六，如果以整體看來，方形的設計是較為討好的，字體也不宜斜排，古代詩人的圖片，自當穩重端莊才是，不知以為然否？我一再訴諸感覺，因為這些全是主觀的感受。也許，本無絕對的客觀，所謂的客觀，也只是相對的主觀吧！那麼，絕對的不客觀一次，又何妨呢？

第一期的草根宣言和第二期「林絲緞的舞」，一篇是文，一篇是詩，但是，同樣有九頁的篇幅，同樣揭起草根的序幕，相當有份量；第五期的開講篇，「林絲緞·林絲緞的舞」，上承第二期；第六期的「車未停好不開門，門不關好不按鈴」，相當醒目的設計；這些，都深具特色和吸引力。然而，一打開第四期，却顯得十分唐突觸目，就是一篇詩作，沒有任何讓人轉圈、漸近的餘地。羅素曾說：「宣傳與被宣傳的人，心裏的感情和諧一致，始能成功。」（詩刊雖非宣傳品，但在求讀者的共鳴上，其作用與宣傳相同），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求心理學上的情調律：（Law of feeling）。凡是能發生愉快的情調感，而接受的印象和意識，必定是能夠容易接受，而且深刻有力。和諧情調的進行，是編輯在表現方法上所極力要求的目的，內容和形式都要達到美學上所追求的「全盤的快適」。草根一至六期雖可裝訂成冊，但仍是個別出刊的，所以，在整體的連貫上仍需講求個別的獨立，而第四期可以說是編輯上較弱的一期。

第一期到第六期，在完整性上可說是相當成功的，甚至在同類刊物中是少見的。然而，却也因完整失去了共相中殊相的一面。正是美學上所謂：「美的本質就是個別事物中，顯現者種類的普通性，美的事物，也就是種類的普通性顯現於個別。事物中風格的建立和保持，便是在相同的領域中，顯現各特的個性。」而第七期之後，編者很敏銳地補足了此一缺點！

如果說，一至六期的草根是向下紮根，根根相連的，那麼第七期之後的草根却是向上開花，朵朵不同了！

(五)

有一個專欄，是不能不提的。把五四以來的新詩作一番整理及批評的新詩選，開講篇，對活在七十年代的我們，能看看前輩的努力，他們嘗試得廣，做得多，導致的火星也最能燎原；雖吉光片羽，也是我們的最佳營養，雖然

，他們也都已是我們眼中的歷史了！

這番理想很高，只可惜開講篇的批評尚嫌草草，也許史料本身不足，也不能深責編者了，而新詩選，似乎沒有經過整理，或者經過，只是太不露痕跡了！繼續努力，當舊文明倒塌，新信仰的殿堂興起，其中一些又迅即崩潰，我們何忍坐在岸邊，靜觀歷史巨流的洶湧澎湃？身臨中流，不僅要試着去測量它的力量，如屬可能，還要指引它流入深的水道呢！

(六)

編輯原是見仁見智，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如今言傳了一大堆，恐怕是愈講愈落言詮了！老報人畢林說得好：「我經過多年的不經心的考慮，已經斷定，一生中有三件最困難的事情：

一、抱一把活的鰻鱗魚，上峻峭的小山，而不滑掉一條。

二、在一場狗鬥中，扮演一個公證人，而不發瘋。

三、編輯一份刊物，而後者較前者為尤難。」

當過編輯的人，相信都能夠體會到這份感覺。不過，也必定會滿足於在困難中達成任務，那種特有的樂趣！

滿！

在結束這篇文章之後，我也會有這種樂趣的，不過，自圓其說之餘，也但願那勇於實驗及改變的草根，日趨圓

管窺草根的態度與風格

林淇瀾

(一)

草根第一期的「草根宣言」即已明白闡示了他們「願為所有有志於新詩的同道，以責無旁貸的精神，毅然肩負起承繼詩運的使命」。在精神與態度方面，他們提出：一、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表示關注與反映；二、需要與大時代脈搏共同呼吸的巨製，也不排斥真誠或富有情趣的抒情作品；三、對詩的大眾化與專業化採「內涵處理優劣論」；四、擁抱傳統，但不排斥西方。瞭第一，創造是最終目的。在創作和理論方面，他們認為：一、詩想決定語言和形式；二、不避對仗，不排除用典；三、不放棄詩的音樂性；四、要不斷在新詩的形式上研討，實驗、創造。在某些情況下，承認詩歌可以合一。

這篇宣言，可以說是「草根」此後各期的總的原則，也就是說，它揭櫫了草根做為詩刊的獨特風格與首要理想。關於他們對詩的看法是否值得探討，非本文論列要旨；請試按「宣言」，就「草根」十四期來之態度與其風格，為管窺之窺焉。

首先，就草根的態度來看，從創刊至今年六月十四期，他們的態度是如一的，這種態度表現在引介與作品中。引介方面，頗令人激賞，為使這一代青年能夠「瞭解先賢披荆斬棘的努力與成就」自第一期起分別以「開講篇」與「新詩選」為名，或許或介，在藝術意義的標準下，重新發掘新詩發展途中的佳作，使得現代詩人對過去拓荒者的成績能夠有較明確的認識，對詩史上兩個隔絕年代的聯繫，的是貢獻。十四期來介紹了廢名、饒孟侃、辛笛、冰心

、沙鷗、何達等三十五家詩作，這樣的評介或許失之駁雜，但對縮短新詩之發展距離卻有些微之功，真正做到了「對過去，尊敬而不迷戀」（宣言）的態度。在創作方面，第六期增闢「生涯之歌」，第九期闢「新樂府」（登可配樂譜曲的詩詞），這兩種構想，尤以後者，可謂詩刊之創舉，可惜未能持恒以繼，否則以「新樂府」之發展，配以適量理論，當可為新民歌的真正產生促進之功。至於創作態度方面，十四期來其選稿與一般詩刊無多大軒輊，可以從略不論。

縱覽草根十四期來的態度，我們當然不能妄下評斷。要之，這十四期來在宣言之總的要求下，草根已盡了全力做一種向過去發掘的工作，至於為將來設計的使命，在態度上，也許是求之過殷，故顯得較為駁雜、腳步稍亂（草根八期後，各種專欄之隨意闢築，使得有限的篇幅呈現混淆，而闢欄之本意反而隱而不彰）。真正能表達草根為將來設計的使命的，要從它的風格上看：

草根的風格是獨特的，不只是由於它的每月發行，也不只在它的編輯技巧上，主要是在於它的語言與形式。一般說來，草根的作品沒有矯揉造作的囁語，沒有混亂繽紛的意象組合，在音樂性的追求下，對仗與用典使得中國文字的特性自然生出效果。這種效果應該歸功於編輯的選稿與編輯方面特有的方針。

做為詩刊，草根的出版是有計劃的，尤其對格律詩與小詩的再發掘。十三十四兩期的小詩專輯，為沈寂已久的小詩寫作再掀高潮，小詩應該是寫詩的入門，這兩期專輯的出版，其積極意義於促使初學者從小詩入手，體會作詩要點；其消極意義，則可避免初學目眩於四五十年代的詩作之意象繁富，而得以因小詩創作之認識，清明地不再重蹈迷亂。這樣的創舉，無寧是詩刊編輯人應該參考的。臺灣的衆多詩刊中擬列編輯年度計劃的或許有諸，而能照顧到自己獨特風格的，草根該是較明顯者之一。據說草根在今年的計劃中，還有「分段詩」與「圖象詩」兩大專輯，由此可見，格律詩的形式之建立，或許正是草根為將來設計的理想之主要藍圖，我們樂觀其成。

(二)

破壞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全盤西化的年代也已甚為遙遠，內在與自我的挖掘已無法滿足詩的廣度內涵。我們

目前正是亟待建設的時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如何棄捨割捨，在普及與昇揚之間如何審度斟酌，向長我育我的土地去挖掘去奉獻，這應是目今的詩人的主要課題。

詩刊可以說是理論的本營和創作的園圃，較注意臺灣詩刊的讀者，當可以發現，少數詩刊，其理論與創作不是等值的，有時甚至變成一種「反諷」。當然，我們並不一定要求理論與創作的絕對如一，但當一個詩刊的多數創作之呈現非如其理論所言時，我們可以說，該理論的存在價值是沒有的。而在目今，大多數詩人已開始在他們之所以

成為詩人的誠摯和熱情中，反省於自身的大地時，正確而不偏執的論見之出現是有必要的了。
草根的態度是這樣的，而它的風格，亦在這種瞭解與關愛中，真切地反映出來。向過去發掘，為將來設計，這該是草根最誠摯最低調的語言吧！祝福他們。

六五年八月卅日 溪頭完稿

香草山書屋

- A 1 五百青年 劉中和 著 定價四〇元
A 2 鵝媽媽出嫁 楊 達 著 定價四〇元
A 3 詩意的與美感的 趙天儀 著 定價四〇元
A 4 裸體的國王 " 定價四〇元

- A 5 社會學是什麼 A. Lukes 著 定價四〇元
A 6 金水嬌 王 拓 著 定價四五元
A 7 要活得更快活 沈澄河 編譯 定價四〇元
A 8 秋風之外 顏崑陽 著 定價四〇元

談草根的小詩

黃昏星

在近年內新起的詩刊之中，草根詩刊的作品是較有自己的格調的，也因此草根能獨樹一己之風格。我們也看出，草根詩刊從開始創刊至今，對短詩小詩特別重視，演變至第十三、十四期的小詩專輯的誕生，以及近期小詩選及小詩大觀的名目。這不能說不是個好的現象。也許提倡小詩，為八十年代開創另一個詩的領域。縱觀草根十三至十七期的小詩，它的確呈現了一個新的面目，我們翻開一本草根，就可讀到幾十首清新的小詩，但筆者認為，草根自從十二期以後所刊登的作品反而注重量而忽略了質的考驗，也就是說，在一本草根裡，好詩壞詩參差不齊，有時不能保持一個水準，雖然編者有權選擇合乎自己口味及風格之作品，但不能因風格相像而好壞不分，我們試舉第十七期「小詩大觀」林月容的「火花」一詩做為說明：

黝——黑

咔嚓

閃——亮

噫——

熄——滅——寂

永恆在

咔嚓的刹那

長留心田的光

無論用任何角度來看，這都是一首失敗的小詩，中國古代詩詞向來以短小精簡見長，現代詩因所用語言與古詩詞有別，是以除了精省以外，尤其要重視表達方式和氣氛，這裡氣氛實指詩行之間的緊湊銜接產生的效果，一旦表達方式和氣氛處理不妥，必呈鬆散。這雖是一首八行的小詩，其實用兩行就能完成了。火花在黑暗中無疑是最可貴的東西，而作者的主題，也是想借黑暗火花的亮起一剎那間使人有「長留心田的光」的感懷。詩的一開始就把火花亮起一系列過程的現象襯托出來，如「咔嚓／閃——亮／噫——／熄——滅——寂——」等都是明顯標明，但却用了四行，有許多人以爲現代詩必定分行，而且一看到分行的作品就一口咬定這是現代詩，却不知現代詩分行的意義。既然分行，一定有它的功用，尤其節奏，假設一句話分成兩行，所產生的效果比不分行好，在這種必要的情況下分行的效用便出現了，否則便是爲分行而分行。「火花」一詩，表達方式的不妥加上對語言把握不夠，都是影響小詩精鍊所在。如果這首小詩改另一個方式來寫，但仍保留其原意，也許會更完善些：

黝黑中剎那咔嚓的閃亮

是長留心田的光芒

兩句雖然短小，却更能把握住「火花」的主題。在草根十四期黑野的「火石」雖不是完美無缺的詩，但却能做到精省的地步：「我只是河水留下的，乾涸的河床裡的一粒小白石。」因爲「乾涸的河床裡」及前面「河水留下的」可以聯想到熱度和磨擦等事項的關係上去。「火花」一詩在十五期及十七期兩度發表，而且隻字未曾改動，顯然編者對此詩非常看好，但草根若是看稿沒有一定的水平，那不但沒有提倡小詩的意義，反而讓人以爲小詩就是如此這般，這豈不是失去了原意？

再說，草根小詩中值得多看的不少，但像西河舟的「虹」及十七期中林梵的「高山觀日」等詩，除了給予圖象美外，內容却是空洞的，如果現代詩是本末倒置地圖勝於文，那我建議大家去畫畫的好，免得給人套有圖而無詩的罪名。像「虹」一詩：

妳
盈
盈
站
在
天
上

的確能表現出「虹」的美感形象出來，但「妳盈盈站在天上」無論如何都只一句表面而沒有深度的詩而已，如果小詩發展至今，仍有人在玩遊戲，不但不用和精靈亮麗的古詩詞比，甚至連它們精華所在也摸不着邊際，更甯說它的前途了。筆者只是挑了幾首失敗的詩來談一談而已，但對草根提倡小詩沒有成見，只希望以後的草根能對選稿謹慎些，對小詩的要求必須苛刻，這樣小詩的道路才不致那麼短小，而是天地間都能容納的佳作，僅以此勉之。

對於

賴 瑞 和
何 永 基

的慷慨捐助，我們在此
表達謝意。

神州詩社 啓

看近期「草根」的得失

周清嘯

草根自十三期起邁進了第二年。第一年從創刊號到第十二期告一段落，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其缺點也已隨着第一年成了過去痕跡。草根目前正以穩健的步伐向第二年邁進，十三期到十七期是它在第二年留下的腳步，這篇短文就是淺談對草根第二年自十三期到十七期止的一些觀感，因為第一年的草根只是成長期，還是相當嫩稚，缺點難免很多，到了第二年，由於經驗的累積，許多缺點應該改進了，但筆者認為第二年的草根仍然有不盡完美的地方，藉此短文的討論，希望以後的草根能辦得更好。

在編排上和設計上，第二年的草根比第一年好得很多。最顯著的是封面能令人賞心悅目，也吸引人，第一年的封面有些實在太差，像十一期，用泥黃和黑二色，給人的感覺是沉悶的，黑色框框內那個人畫得實在差勁，像這樣的設計要吸引人是容易的，反觀第十三至十七期，每期封面設計都比第一年進步許多，在內頁設計上也一樣，第一年的草根，有些設計像是兒戲，真是差，有時某些設計也叫人摸不着頭腦，像十一期內周川的詩「等」旁邊畫了一頭牛，這和原詩有何關連？另外像殷乘風「清夢」設計的牛，拙作「晚歸一條街」畫的壺和杯，都是令人莫名其妙。自十三期起突然有了大改變，和第一年迥然兩樣，比較起來是好很多，由此可見草根是在不斷地求進步。

正如草根十六期中「回顧與展望」所說的，草根詩社做到了辦一份年青人的，有目標有計劃的，容納小說和散文的，沒有門戶不事譴罵，尊重且研究新詩傳統的詩刊。這些都是草根的特色，後面幾項使草根有大胸襟容納各種不同形式、格調的作品，因此，草根刊登的詩很難，像奇花異草，各自爭艷。

它可以刊登鄉土味很濃的樸實的詩：

趕起水牛出門去呀

遠山還封着霧

茅屋還含着露

我阿媽

披着蓑衣

跟阿爸

趕着水牛出門去吧

爲了遮風避雨

——節錄自詹澈的「斗笠和草人」

也同樣可以刊登比較豪獷的詩：

請寂滅所有的路燈

地球！急轉以你之暈眩

請再阻止所有的鐘錶

告誡它們謠詐的雙臂勿再指出任何時刻

並且讓一切的河流溯返上游

一切的山脈貶降爲平野

一切的海水上昇爲天空

一切的語文淪爲不能讀不能聽的空白

一切的愛與恨相互滴定而告中和

——節錄自林野的「事件A」（玄黑色）



還有含諷刺意味的詩：

開車人啊

開車人

我正走過行人穿越

道請讓我因我可能

是你兒子或老爸

——胡寶林的「一則分類小廣告」

由上述三個舉例，可以看出草根並不限於某種格調，但這特色有時也成為其缺點，由於範圍放得太寬弛，有些詩作是不宜在草根刊登的，因為這些詩作都是劣作，雖然不少在嘗試用新的形式新的表達方式，却不成功，刊登了只會降低草根的水準。最顯着的例子是小詩，草根提倡小詩創作是詩壇上一項很重要的創舉，但是提倡並不等於一窩蜂地刊登，不管優劣，草根刊登了很多小詩，好的很多，但劣作也不少，本來草根提倡小詩創作，是希望寫詩者能用更濃縮更精練的語言來寫詩，來提高詩作的素質。草根刊登的小詩有不少却是令人失望的，我們不希望看到所謂的小詩是作者抓到一個簡單的意念便隨手寫下來，像黑野的「火石」：「我只是河水留下的，乾涸的河床裏的一粒小白石。」我們需要的小詩，是蘆本真「情緒四章」那種撼人心弦的作品。我實在很奇怪，像林梵的「高山觀日」，是一典型的劣詩，草根却花一整頁來刊登他這只有九個字的作品，另外像中行的「搖」，每行八個字的豆腐干體，在那裏「窮搖窮搖，拿起就搖，有心也搖，無心亦搖，飽滿也搖，空虛亦搖！」的小詩，實在讀不出他要表達什麼，這些失敗的小詩，草根如果為了提高詩作水準而提倡小詩創作，就不應該刊登這類劣作。

在十六期的「回顧與展望」中說到草根的理想和信念：真正深入民間，強調中國強調本土。但是我們看草根，讀到的「深入民間，強調中國強調本土」在哪裏呢？不曉得是不是此類稿件的缺乏，草根刊登此類作品的確太少，

除了「天涯之歌」專欄及其他少數詩作是真實反映這大時代、反映中國人的處境，像詹澈的「身世篇」，以鄉村人物生活為主題，對現實社會是一種反映，但是草根有多少這類作品呢？翻開來讀到的比比皆是抒個人的情的作品，這並不是不好，如果他寫出來的心聲思想能以小我寫大我，是當代中國人的心聲的話。但像下列的詩，是當代廣大民衆的心聲嗎？

雲，終於意識到我只是一片雲了

只是一片不具象的雲

給我方向，給我速度的

是我的朋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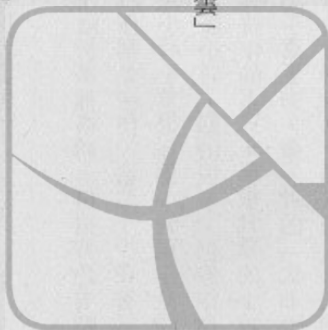
——伊雯的「醒覺的雲」

踩碎 一地底夢囈

遂 撒落

我——無數

——柳雲絮的「足跡」



這些作品如何深入民間？強調中國強調本土？我並不是反對個人化的作品，但是每個人都活在這時代，踏在這土地上，肩負的是中國人的苦難，面對着的是戰爭般的現實，作為一個中國人，雖然是寫個人的情感，也是應該關切於這時代，正視當代中國人的處境的。

草根宣言在精神和態度方面第一點強調的就是：「處在這樣一個國家分裂的時代，我們對民族的前途命運不能不表示關注且深切真實的反映。」多令人感動呀！國家多難，現代詩却在虛無和唯美中渡過幾十年，經唐文標怒

聲一喝：「現代文學應該確實反映時代，正視我們這個國家的苦難了。」而草根要深入民間，強調中國強調本土，正可開拓新的文風，使新生的一代走向正確的路程，摒棄那些關在象牙塔中唯自己的美，無視於國家的苦難，無反映時代、現實的作風。但是草根在這方面作的成果十分少，我希望草根即有此大志要深入民間，強調中國強調本土，就應該積極付諸於行動，而不是空口喊喊而已。

希望不久，草根真的是一份深入民間，強調中國強調本土的詩刊。

方娥真散文集

您有沒有讀過方娥真的散文呢？

「而你愛極的古中國絲竹音樂呢，誰來承襲你。我想起南北朝那個最善彈琴的嵇康，他臨死時不是悲憤的遺憾，在彈最後一曲『廣陵散』時，惋惜『廣陵散』的從此音塵絕。『廣陵散』，『笑傲江湖』，你理想中的『笑傲江湖』一曲，也在灰飛煙滅的歷史人物中斷了絃了。絃為知晉死，知晉為絃斷。我聆聽那迴遠却風雅的訊息。從前絕滅的路黑暗一片，永遠不會再出現了。以後呢，我不知道。絲竹的清音已經被潮流越沖淡了。山河破落，當歷史被一場鴉片戰爭的烽火辱得一片混亂後，有人因為許多人演奏鋼琴而學習鋼琴。有人因為吉他的熱門而紛紛懷抱吉他。聽『平沙落雁』時誰去用激動的心血拼出冷了的花火，在音絃俱寂後創出下一代的絃音呢？或許從此以後，再也無人問津了。『廣陵散』消失的命運是不是絲竹樂的生命預感呢，我是否會知道？」

以上是她的散文集裏其中一篇的一段文字。您想讀她智慧、敏感、輕柔的文章嗎？現在將要由源成出版社出版了，請您密切注意。

長亭外，古道邊

詹澈

——評草根第十二期

前言：身為草根社的編輯之一，我實在不宜執筆寫此篇短評。但在「鄉愿」與「偏激」的性格下，我感到評這本小小的草根，並不會犯罪。雖然，文人的筆不如戰士的刀槍與政者的手掌，稍不小心就會影響一國的興亡。但文人有一隻筆在手，一張紙在桌，也可以有翻雲作霧復弄雨的能力。因此，我多麼不相信自己是個文人。一向困於流汗式的家庭窘境中，我更不願意是個百無一用的書生。更不希望是個唯命是從的痴儒。我想文化的建設是和國政與軍力有幾乎是同等的價值。前者為心教，後者用法制。心教的方法是王道的。予人完全自由的思考範圍，才能真正認清善惡與正邪；才能反映真實的生活與人性。我們自由地區文化界的朋友，都應該只有這個信念，努力下去，未來必為二十世紀開出文藝的奇花與草，給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的地區，做一次間接性的諷刺。這才是真正反極權的力行。也算是文人的天命。雖然，評草根十二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却是我為文學盡力的一種表示。

「長亭外，古道邊」之為題，是取自於草根十二封面的第一眼印象。三分之二的空白下方配於三分之一的淡褐，正是古中國面貌的概念。竹木式的矮亭與將沉的夕陽，襯托了飄渺蒼茫的感覺。這種封面使我想要立刻翻閱書中內容。不管內容是否配合了封面的情調，此期的封面仍不失為清新大方，設計者的創意與嚐試是值得讚賞的。

草根的前六期在南部編輯，由前六期我們不難看出草根的編排受了經濟與人事的滲什，以至於難能可貴的維持著純實穩健的步伐。頁數的有限間接影響了內容的範圍，給人的印象是不復什也不單調。在校對與插圖上却呈現粗

心與不足。「創業唯艱」我想是草根前六期可視的痕跡。因此封面也只能以純實穩健稱之。

草根十二期小豆的內頁設計，較其以前為佳。有目錄的變化，插圖的適當，虛線方格的利用。最好的嚐試是十二頁「孟榮的詩」的兩版設計。這種以報紙為底的版面，也許是草根全體社員的新招，也許是小豆獨創的版風，這種嚐試如果是習之他人，用之於詩頁上却感到是另一種創作。

十三頁黃曼「枯樹記」的設計亦屬用心。雖然攤開兩頁全黑的版底，給人壓迫與死寂的感覺，而條條豎白的字行，却給人上升與復活的力量。除非黃曼本人覺得不適合，否則，我認為「枯樹記」配於這種版面是適當有力的。如果十二頁右端的老樹棄之，或是留較大的空間換另外更具體的樹形，可能會更有力，成黑白陰陽死活的對比，正能配合文中語言與內容的傾勢。

以上只是在編排上概略舉例說評。我想一本刊物，封面及編排是其次，內容才是主題。大致說來，草根十二期從整體而言，是佳作，也是新的開始。

因為，它預示了十三期與十四期的小詩專號。第五頁羅青的小詩選似乎就開了風隙。他一首「升」比他一些較長的作品更表現了淡淡的哀愁與生命輪迴的無助。另一首「不凍港」則有肯定的意念。這兩首小詩是純粹的小詩，只捉住單一的觀念而直接寫成，是好的作品。

要在草根十二期中，就每個人的作品一一評述，我想沒有那個必要，因為，一本詩刊，或是一兩首詩，無法決定作者正在發展的未來。年青的我，如果隨便加以置評，除了顯露自己的淺學與偏見，可能還會間接影響作者創作的方向。只以其中對創作有益的部份討論之。

十八頁原上草的「推敲練習」實在是很好的練習，恐怕有人會譏為雕虫小技，但我們不能否認，沒有技巧的作品，往往會失為平淡，因此少了詩的質素。雖然平淡的詩有時比任何詩都好，但那却需要另一種涵養與技巧，一般習作者難於體認。最好的方法還是「推敲練習」，縱便是天才也必須熟悉此道。推敲的重要與妙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沒有技巧就難能駕馭自己的感情，每每流為情緒的發洩。故，「推敲練習」是值得推敲下去，而且不僅限於

舊詩詞，現代新詩也有足以推轂的作品，有心者可以自行去尋找與選擇。

從創刊號開始，一直貫穿草根內容與寫作方向的，大概是開講篇與新詩選，而表現草根編排上特殊的也是開講篇與新詩選。草根的發展，開講篇與新詩選負責了「承先」的部份；創作與評論則負責了「啓後」的部份，這是草根社在現代新詩方面的安排，與創刊號上的「草根宣言」的原則相輔而行。「承先」的部份可能無法完全，但「啓後」的部份却是不盡的。

草根十二期的缺點，也就是草根發展以來的缺點，但缺點也許就是優點，見仁見智。草根的內容不整齊（即題材與語言的不整齊）却因風格的不相近。因之而起的是編排上會有即興式的凌亂。我想在「草根宣言」的原則下，這種缺點是無法避免的，反而是一致的目標了。何況草根社的發展不單只是詩刊，近幾期也開始穿插了散文。如果不受經濟與人爲的影響，草根的發展是可以爲文壇創一番風氣的。目前給人的感覺仍是由嬰兒成爲兒童的過程，但只要有人在成長，就是活的，只要是活的，健康的，必有老當益壯的一天。這是理想，不是夢想，因爲草根正一寸一步的生長，十三、十四期的小詩專號，給予草根更明顯的面貌。

溫瑞安的诗集：

山河錄

從長安到江南，是怎樣的一脈脾統？從黃河到長江，是怎樣的一道奔流？從峨嵋到崑崙，是怎樣的登高臨遠，一覽衆山小？溫瑞安的第三本詩集，對「將軍令」作了出人意表的突破，美麗的超昇，是爲「山河錄」。香草山書屋出版。郵購可洽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之十六號。

「草根」第七期的品味與感觸

廖雁平

凡是有注意「草根」這本詩刊的讀者們，你們一定會看出「草根」第七期與前一至六期的風貌已全然不同了。當吾人翻閱一至六期時，帶給人一種樸實鄉村味很濃厚的感覺。假使把一至六期譬喻作儉樸的鄉村姑娘，那麼第七期便開始有城市小姐的意味了。我本人較欣賞前幾期封面有杜甫、王摩詰等畫像的設計，握在手裡很有詩香的味道。「草根」詩刊能夠按月如期出版，單止此點是值得我們敬佩讚賞的，因為每月都要掏腰包拿出錢來化在詩刊上，這類人物畢竟不多，也許有人認為這種人很愚笨，如果將錢財投資在其他方面，或許會更賺錢，若果沒有這種人的存在，又何以區別精明人與愚鈍人的異同呢？

「草根」第七期的封面，選取綠色為主色，中間襯配一幅形象畫，畫下有個小框格，鑲圍着一個「青」字，這也是羅青他本人描畫的罷。不經意一瞥，以為是個草書，深入看看又像農田阡陌，再看又像迷宮圖，可真煞費人思，也許這就是所謂現代抽象畫，筆者對於繪畫沒有多大心得，無法欣賞。

在草根第七期中，我較喜歡詹朝立的「焚寄」一詩，那種描寫手足親情毫不掩飾的宣染在詩箋上，使人看後深覺同情共鳴。生離死別都是令人傷心透的，生離不曉得何日再見；死別更悲哀，則永遠訣別了。寫詩注重「情」真，有些詩篇詞藻華麗，但却有假情假意的現象，明眼的人一眼就可識破，只能使人覺得詩句很美，但不大使人產生共鳴。反之，雖然詩中有些地方處理不佳，但是他的真情使人深受感動，不由掬灑一把同情淚，這類的詩，確實也有它可取之處，當然能夠力求盡善盡美最好不過了。

近來有人提倡，任何人事物都可入詩，我却不以爲然。我的主張是有選擇性的入詩，當我們碰到一個題材時，

我們該以何種方式來描寫呢？假使以詩的方式來處理，恐怕兼顧不到美；換作以小說的方式來寫，功力可能不夠，結構組織也許不能做到很嚴密；若以散文的方式來寫，同時包容真、善、美三者，何樂不為呢？最後終於決定以散文來表達了。如果沒有選擇性入詩的話，只不過增加詩壇的混亂，使讀者對於現代詩產生更多誤解吧了。

在草根詩刊裡，某些詩作者有這種性質，毫無選擇性的把事物都填入詩裡，造成詩質降低。現代詩能夠遍佈各角落，是最好不過了，但是我們絕不容許爲了某些人，而降低詩質屈就符合某些讀者的欣賞能力，如此會產生兩種不良的現象：一、現代詩永停滯於一個不進不退的狀態，永遠跨越不過前頭的高牆。二、造成某些讀者不願把自己的欣賞能力提昇。所以爲了不願造成這種僵局，唯有排除亂七八糟的雜詩，也許詩作會更清新些。

「草根」詩刊是一本創意相當多的刊物，例如在詩刊上兼容小說、散文和評論等，還有又提創小詩，新樂府及圖象詩之類的東西，一旦提出即去實行，這種作風都顯示出「草根」是份相當有魄力幹勁的一份詩刊；即使有某些作品展示在我們面前，不算是很成熟，但是，我們別忘記，他們都是在做一番艱苦的嚐試，一旦他們這種嚐試，逐漸引起衆多人的注目，會否有這麼一天，我們目前的現代詩來一個大突變，一窩蜂往這方面去進展，而形成如唐詩轉變爲宋詞的過渡期，這也是很難意料的事。這些都是看過「草根」後，觸發的一些感想和建議吧了。

「草根」資料

編輯部：台北縣新店鎮安康路一段176巷15號

社址：台北市寧波東街9巷19號之二

帳戶：中華郵政劃撥105667號林月蓉

零售：每本十一元

訂閱：全年十二期140元／國外訂戶另加郵資200元

看草根的自由舒伸

游 喚

直指性靈，信手拈來，觸目皆詩，試圖從現實的細微觀察下，賦予一種濃厚的情感與被遺忘的理趣，並且那麼明確而深刻地敲擊你的思緒，使你向生命內裏去悟去感，從而使你領略那些慣常被通俗化的生活，使你透視到生活的詩味，與乎生命，靈巧可愛的樂章。這是草根詩刊給人的一種新興的氣息，草根詩刊最顯明的特色。

從開始前幾期刊登的詩仔細加以品嚐。可以發現，草根的詩人，幾乎是活生活現地在斯時斯土打滾、翻轉。時而予現實社會以痛痛地剝刺，發生強烈的抗議，時而予現實以新意識新途徑的理趣，都是離不開寫實的範圍。而最近幾期，大大地注入一股新血輪，即是詩人們非僅止於汲汲擷採現實題材，詩人尤能以豐富的情感，清新的筆調，對生命最真誠可愛的的一面吐露小小樂章，我們也許看不到火辣棘似的呼喊，但却可體悟到幾聲輕輕的呢喃，三兩句就夠了的，萬情千意已匯聚於斯。

總的一概印象，草根頗能把握「自由」的原則，自時空自自然自現實，予取予捨，皆能順心達意，盡情渲洩，展現一幅蓬勃生意的風景，澄明清靜，同時，一顆天地為懷的愛心充盈其間。以故，做為新起之秀的草根詩刊，真的名符其實地給你十足的「草根」感覺，標示着向下深入再深入，向上拓展再拓展的衝動。

首先，讓我們來個看圖說話，那是今年八月號草根第十六期的封面設計：

屏風細雨，煙騰氣濛，在一堵高及天空的古斑牆下，窄窄的石板路，陷在牆與牆之間；向着幽微處筆直而淡淡般延伸。那窄窄的石板路近頭，有一名只露出臃腫雙腳的人，撐着一把花洋傘，沿石板路孤獨踽行，遠遠透着迷濛的影像，定睛一看，那人的花洋傘被剪下來，換成一座時鐘表，時鐘上像設計二個類似瓶蓋為開關。乍看又乍想，想後又迴思，一點點意識昇起了，變成強烈了，憤激着血液。最後，他媽的。一聲。只有這麼一聲，萬籟俱寂，靈冥處，倒莫名地發出會心地一笑。隨之而來的，竟急急忙忙地打開它了，猶如那人打開洋傘遮雨，不，不是遮雨，

那人是在遞「時間」——我終於徹悟了這封面設計給我的教訓。

林國彰的藝術才華我開始肯定它。

之後，打開草根的版面設計，欣賞插圖，我再一次感謝林國彰給我的欣喜，給我的自悟。

然則，最須提的，草根能突破詩刊編排設計與印刷的困難，每月按時出刊，每刊都有豐富的插畫，這真是目下詩刊林立，衆軍並馳的局面下，相當難得的勇氣。

而這是草根談心之二羅青強調的「形式」所獲致的成績，羅青力言形式與內容並重。可是，細心觀察，會感覺似乎形式之重要已越乎鑿鑿，至少至少十六期刊出的詩有很多是如此的。按，現代詩在形式的發展上最通常且幾乎是「標幟」的形式，不外直行直排，或橫行橫排，長短不拘。但長短不拘如果過之或不及，皆予人不協調之感，譬如爲了強調，詩意單字成行，或逗點頻出，以示無語勝有語，或動不動，就來個別號詮釋，括弧間出，都是極端矯揉造作的。如林逸的「醒！病中」。天荒的「癡」。舟山的「癡」。張子伯「情人約會時的腳步聲」。似乎都可見出形式主義的濫觴。尤其足可注意者，草根的「小詩選」如果丟掉形式不顧，必定難以成詩，變成不可理喻的噁語。如，舟山的「癡」，萬志爲的「搖」，盧本貞的「情緒四章」。而最標準形的，要數林梵的「高山觀日」一詩。

最後，談到草根的「內容」。可以明晰地看出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交揉並出，是草根內容的樞紐。復次，基於自由寫作的意念下，個人主義順理成章地標題，配合着寫實作風，我們依稀可嗅到自詩經起源而一脈相傳下來的傳統風貌。其稍異者，爲昔日對於政治方面的諷刺與批評與神權的懷疑與反抗不復可見；代之而起的，乃是當下社會呈現衝突矛盾，個人對外物的掙扎反映，困苦生活的描繪也已僅止於回溯先輩們日據時代的林林總總罷了，如詹澈的身世篇。就追摹詩經樸實風貌的傳統而言，草根繼之勤勤。然筆者文末竟有如下竊覓管見，以謝草根。即：先秦時代南方文學屬於積極、奔放的一面似可實驗，如屈原詩作裏流傳給我們的教訓(1)愛國精神的發揚(2)政治的關懷(3)不屈不撓的奮鬥殉道精神。

但願草根更茁壯，向裏紮根，吸收另一股泉源。是爲介。

單刀直入談草根

殷乘風

之一：

草根創刊號至第十五期，是屬於一個繁姿豐盈的生命體。每一本新的草根展現在書攤上，帶給讀者的就是一份新鮮底感受。因此我們可以說：「繁姿豐盈」是「草根」詩刊的一大特色。如何看出來呢？首先在於設計，尤其是第六期以後的設計，其求「變」、求「新」的精神，值得作為讀者的我們所注意的。

我試舉一極端例子：以第一期與第十五期互相比較，我們便發覺甚多迥然不同之處，一方面在於紙質、裝訂，一方面在於稿作取捨準繩、容納篇幅，而更重要的仍在於設計構思。前者封面設計，以陳麗詩的方印雕刻，將「草根」二字印於其上，典雅有緻，而且純樸無華。後者則色麗彩艷，風貌自又不同。我強調的是各期草根之間的差異是如何鉅大；無比較上下之意。且容多舉一個例子：我們不妨取第八期與第九期併列觀閱，讀者當更能領略這種對比。第八期的封面設計是黑底反白，然後有一塊類似甲骨的圖形，寫有正楷書法，古意盎然，書墨芬芳，予人莊嚴安詳之感。觀第九期之封面，套白色，中間以絨黃書一「龍」字。草根二字套青色，出版年月及期數套黑色，總共四色，為前者的一倍。期數竟以阿拉伯數字標明。至於「龍」字雖筆法湧揚，却為套色不佳所累，不見特出之處。與前期的巧妙安排衡量，難以道理計。翻開內頁，第八期草根圖案設計不過一幀，在第九期却有廿餘幀之多，相差數目，令人疑惑。當然一本詩刊的風格不全繫於設計安排之上，我只舉其大端視之耳。草根為一本按月出版的詩刊，從不脫期，令人側目，而在短短一個月中，却敢下此截然的編輯決策，那份果敢於求「新」的努力、求「變」的精神，我個人至為欽佩。

每一期的草根，都要「新」，都要「變」（「變」的目的是「新」，「新」的手段是「變」，二者難以分割。），所以一系列下來，在讀者的心目中便是新穎的，但是不定型的印象。它與其他刊物之不同，原因在此。試看看其他如「龍族」詩刊，它的出版打自第一期開始，就呈現某種獨特的定型面貌，這代表着它，刪去了「龍族」二字也能曉得它是那一本詩刊。或者舉「幼獅文藝」為例，它的封面設計雖然期期有所不同，但是像「中華文藝」小說專號封面彩畫的設計，我們相信絕不會出現在「幼獅文藝」上。這並非否定那幀彩畫的價值，而是「幼獅文藝」已在封面設計上逐漸形成某種感覺（莊重、整齊卻又清逸感）的風貌——不管它是否編者的故意。任何「創新」的構思，必須在不破壞這一貫風貌的大前提下考慮，讀者熟悉了它，便產生親切感，對於「破壞」他們熟悉與親切感的構思，他們立刻會有一種強大的排斥力。不單僅設計，「幼獅」的編輯方法也形成了「傳統」，例如目錄必定是如此安排的：小說、散文、評論分開，每期總在後面部份刊載小說等。這些設計、編輯的「傳統」「風貌」之形成，往往基因於甚多因素，如財力、編輯人選，等等而產生的最適應與熟悉的方法。可是這「型態」又不是絕對定型的，它仍有所變化，只是變化的幅度小規模和緩慢而已，不比草根變化的劇烈而不可預期。

取草根第十二期與第十五期看其編排，讀者會吃了一驚。前者是成功的：詩稿安置恰當且有序秩，題目一律打橫，作品本身順序從上而下，沒有浪費篇幅，也沒有「稿擠」現象，予讀者閱讀時莫大的方便。反觀後者，有些頁安排的詩稿又密又逼，甚至橫三豎四以求一席之地容身，像頁十八、十九、廿、廿一。有些則奇怪的留下大幅空白，像頁四只刊登林月容的一首「火花」，字數寥寥，下半頁則空空如也，頁十六、十七也有以上情形。讀者不時被迫打橫了書來讀，心裏的疑竇，可想而知。再比較二期的封面設計吧！前者以粗線條組成木屋形像，立在淡褐色地上（彷彿沙灘），其上白色一片，構圖簡潔，意味深長。後者金橘一片，當中以密斑墨組成四張人面像，表情不盡相同。細目一看，竟似是外國人面像。筆者有位朋友乍見此期草根，脫口呼曰：我還以為是外國唱片封套呢！從開始至現在，我皆着重在草根設計的討論上，我注重設計在一本刊物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與編輯方針相結合以求得一個獨特的風貌。當然，我不是以其中一二期的小疵，來抹煞草根同仁一切嘗試的意義和成績。草根的「變」和

「新」，我仍然欣賞無盡，欽佩無盡。我不認為草根非得成規矩不可，而是期望它「變」得有自己的「變」，不要變得把草根二字遮蓋後，教人認不出草根來。草根宣言闡示清楚了編輯的方針，草根的設計是否也該受到注重？為達到宣言所說的：

進而真切的反映民族……

共同獻出一份不容小視的力量呢？

之二：

草根宣言，其中有云：

自由詩，格律詩，分段詩，以及其間所屬的小詩，圖象詩，戰鬥詩，民歌等……等我們一律不排斥；或繼承或研究，或改過，或闡揚，我們要不斷的在新詩的形式上研究探討，實驗，創造……

由此可見，草根的門戶開放，詩風是極自由的，而且除了兼容並蓄外，草根同仁尚有遠志，希望有所繼承、闡揚、研討諸類形式的創作。至第十五期為止，無疑的草根已做到了闡揚「小詩」的抱負，目前正在進行「分段詩」的研討工作，如此看來，宣言中提及的名目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闡揚或研討目標。這一連串的嘗試（包括以後可能會有的），我們甚表關注。在短短不及二年間，草根已試圖提倡了兩種不同名目的寫作風潮（至於「新樂府」尚不算在內），對讀者而言稍覺莫衷適從，對作者而言，是詩刊領導創作，無形中左右及限制了作者的才份及自由。我們只看見「小詩」旗幟一揮，作者涵湧而前；編者旗幟一換，「分段詩」之後又是一群作者尾隨，雖謂一時風行，但是目標不明，意念不清，方法模糊，缺乏「必需」。編者「如此這般」約稿，作者「如此這般」的寫，讀者「如此這般」的看，產生的影響也不過「如此這般」，難有深遠影響。那對於付出的心血，是一種「浪費」。像「自由

「詩」、「格律詩」等名目是否需要，尚且是一個問題，太多的分類，徒然引起更大的混淆，於詩無補，裨何益哉？我不是指責宣言錯誤，而是針對行動上的策劃與表現的成果，提供一個旁觀者的看法。（像「新樂府」這名目的出現，未免過於草率。詩上編者置下「新樂府」一詞代表什麼樣的意涵？什麼情況的詩作叫作「新樂府」？我們需要「新樂府」嗎？不曉得這些問題的答案刊載於「草根」第幾期？）另外一個現象，是草根缺乏評論。「褒褒貶貶」專欄的成立，稿件稀疏，執筆者隨意而談，主觀的成份濃於一切。像羅青謂他「比較喜歡」發表在草根之上的部份詩作，即為一例。那一系列被開出來的名單，不能夠產生什麼力量，對於讀者也不造成什麼認識。印象所得，幾乎泰半的詩人介紹（如「開講篇」）與涉及論評的文字皆由羅青執筆，未知是草根無意於評論文字呢？抑或是缺乏此方面人手？

草根的頁數不上兩百頁，在如此薄的篇幅裏，竟然出現散文創作或小說創作，是可喜的驚異。也因為每期篇幅所限，我寄望草根編輯同仁有計劃而非散漫地刊載稿件，儘力去嘗試建立起草根散文或小說的權威性，要以最微薄力量，達到最大的成功。否則零零散散一兩篇散文或小說，難有多大功用，願草根諸君子慎思之，共勉之。

大馬詩選

溫任平主編的大馬詩選，共收入廿七家馬華詩人的作品，為十餘年來現代詩在大馬發展的一個結集。關心馬華詩壇的讀者，有好奇心想看看馬華詩人的努力與表現的讀者，歡迎郵購。請洽神州詩社編輯部。

後語

殷乘風

助編廖雁平同仁曾於月前向草根社李男接洽，商購全套的「草根」月刊，以作本期專輯資料用。沒料到原來「草根」銷路奇佳，竟告銷售一空。我們接到這個消息，心裏不禁產生兩種情緒，一是可惜：我們因而缺乏齊全的資料，難免影響專輯的完整性，間接令執筆者下筆時有所躊躇；二是可喜：一般而言，詩刊的銷售量往往是倒數第一位的（在衆多文學性刊物中），所以「搞」詩刊的人，往往被目為「充滿可愛傻勁」的人。現在竟然有一份詩刊引起讀者的關懷與愛護，實足以奮發起其他困苦中的詩刊編輯同道，繼續堅持他們底理想與努力。

但是正如我們當初決定選評「草根」時的動機一般，我們發覺迄今尚不見有人挺身而出，提供作為一個讀者客觀的研判或要求呢？是否目下「草根」編得太完美了以致無一瑕可尋抑或編得太差勁了以致不屑談論之？再不然是否爲了避嫌之故，必須要等一份詩刊夭折後，我們才來蓋棺定論？神州詩社是一個年輕的社，「草根」亦屬一份年輕的詩刊，我們不避嫌、不諷罵、不吹捧，願意以年輕的熱情去觀照另一群年輕人的衝動成果，因為我們覺得時候已經到了，「草根」正需要無數面鏡子作自我認識，有缺陷則改善之，有優點則加強之，我們更希望給予精神上的鼓勵，使它在遇上困難時憶及那一群「天涯知音」，更加激勵自己。再不濟，我們也要把這一份詩刊介紹給更多人去認識，去愛護與支持，這是我們編此專輯的真正本意，我們不怕任何誤解與歪曲，因為編輯人已盡力做到客觀公正的立場。

凡受邀撰評的朋友，幾乎都按時把稿子寄來，這使我們極感高興。除了本社五位同仁的評稿外，我們尚邀請了林淇漢、王美媛、游喚執評，甚至得到「草根」編輯之一的詹澈信任與欣然相助。他們分別就各個角度去看各期「草根」的得失。如廖雁平、游喚、詹澈分別按某一期「草根」去描繪整個「草根」的面貌。又如周清嘯特就「強調

中國、強調本土」的角度去審視「草根」，論見獨特，只是現代詩「強調中國，強調本土」理想性大於實踐性，也許評得未免過苛。林淇濤則從詩發展史來看詩社的功用，原作甚長，題旨廣泛，我們遍於篇幅及編輯方針有所侷限，不得不忍痛作大幅度的刪略，事先未得作者允許，本期主編特別在此向林淇濤致歉。其他各稿，則儘力保持原貌，不曾作任何刪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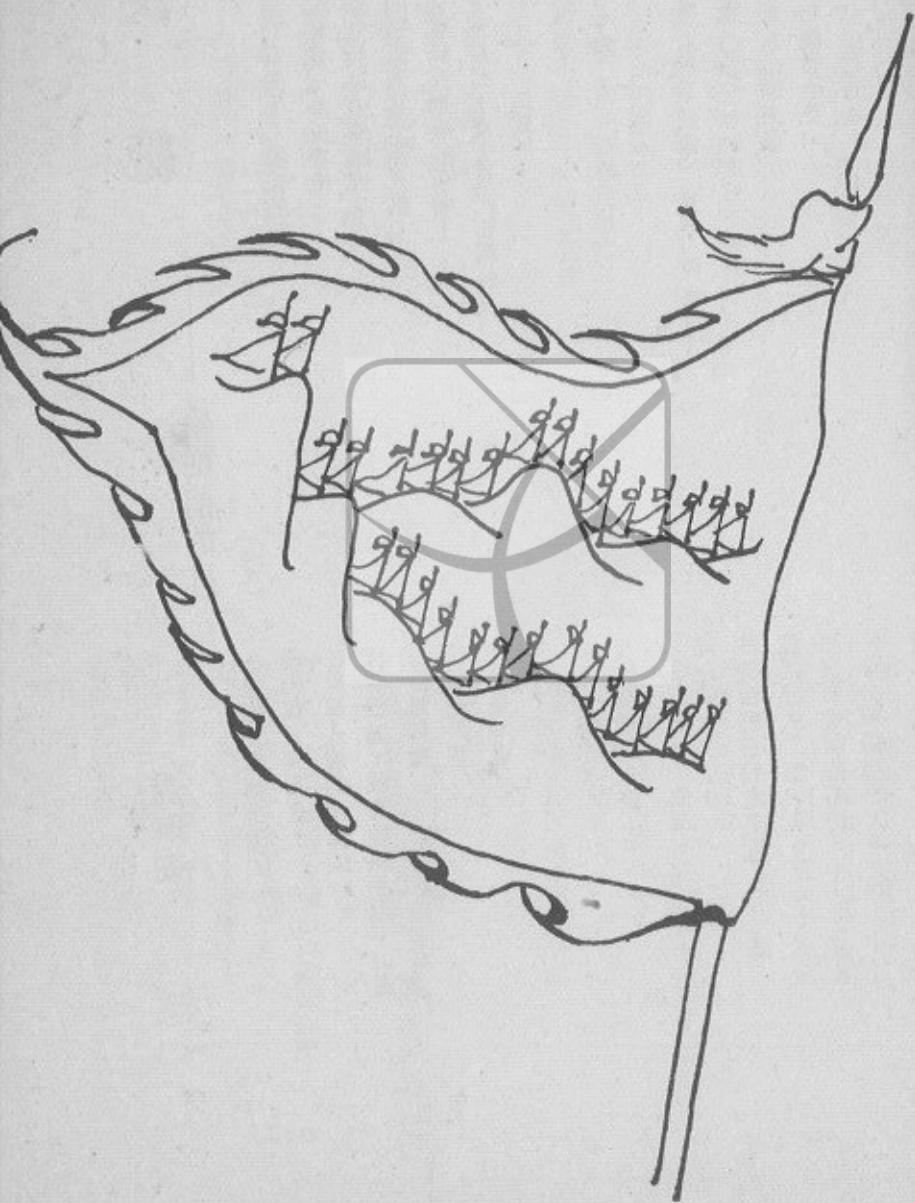
「詩刊評刊」是經過再三思慮後所定下的計劃，今天已宣告完成，或者有那么一天，我們本着精誠之意，再論一論更為茁壯生長的「草根」。

六十五年九月廿四日

龍哭千里

溫瑞安繼詩集「將軍令」後，又出版散文集「龍哭千里」。溫君散文作品多見於星馬港台各報刊上，寫散文已有九年的歷史，雖然他目前只有廿二歲。「龍哭千里」可以見出一個少年至青年的痛苦與快樂的成長，以及挫折、掙扎、奮鬥、戀愛與受傷。「龍哭千里」中除收入他前期「振眉書」、「少年事」等之類的短文，還收入他近期的萬字左右的鉅

型散文如：「八陣圖」、「大江依然東去」、「天火」等篇。「龍哭千里」有異國懷鄉的切膚之痛，有為求理想追尋學問的摸索之多，有創基立業兼修文武的磨煉之真，有熱愛生活正視死亡的深刻之感。有晶瑩亮麗的意象，有氣吞山河的氣勢，有鬱勃沉愁的主題，有笑傲江湖的情感。售價四十元，天狼星詩刊讀者七折優待。欲購從速，存書無多。書款請寄彥凌出版社，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一一〇號三〇五室楊福讓先生收。或郵政撥號一〇六〇〇三號楊福讓先生帳戶收。



決絕

給從前的社

溫瑞安

這剎那間——現在的我
爲拒絕未來的喜悅
而回到過去的悲哀
因爲無法忍受那寂寞
而躊躇在絕崖的斷橋上
漫天霧昇，漫天星光在霧外亮
霧中降的旗曾是
我一手金槍一手飛揚的當關
而今旗已落入誰的手上？

當所有的真誠像一堆被人焚燒的信
感情的鐵證被鑄成另一把變形
城牆掛的頭顱竟是
昔年懷著祕笈
尋訪江湖的我！



如果經文裏都是機語
誰向我哀哀而念？
在風凍人靜的夜晚
沒有燈光，我和她執手走下山崗
深靜地知道
什麼是天荒
什麼是地老
何時才靜絕
只有一畦水光
反映無情的上蒼

那麼就永訣了？
我的送別還沒有唱起
就已相去千里
而沒有挽留的省份
只有從頭開始的阪泉之野

到徵師諸侯，涿鹿之野
再也經不起一次翠羽黃衫了

你也該知道，這個時分，我當不會再臨了
當所有的熱熱的血被結成冷冷的冰

當千里赴約是一場浴血的劍

我用一柄鞘套住敵人的劍
人影恍惚，你成了最想念
成了黃鶴的人

丸山、岱宗、崆峒
容顏、髮色、相逢

我帶著祕笈去千里不留行
遇到深迷，逢著冷麗

是風流是本色乃是因為

愛情是最最夜晚的

昔年樓頭的吹簫客呢

因誤解而出走

而沒有省份挽留



曾經因為尊敬，所以我堅守

以為奪下的城池可以供你欣慰
不意我出師苦戰，而邑中諸將

刀劍相向，給我千里的回歸

一場絕情的殺戮

暮蓋長街，血染日落

我還能撐持，撐持多久？

難道我忍心把自由

交給獨裁？把最後而無限辛酸

任俠的人，蒼哀的歲月

交予灰飛煙滅！

啊 江山離開了江離開了山

還是沒有省份，省份挽留

還記得一面照妳我也照出陰陽的鏡吧

同回的人，以及兩面的天涯

當一切的回歸成了塵音斷絕

當最後一位出身英雄的

也插干戈為利祿

妳我執守相看

還有一點情柔

走過長街，還有遺風

路過瓊樓，還有簫在樓頭

鳥島吹來，告訴你許多傷心事

在那檢盡寒極無枝可棲的時候

讓我默念仇家的名字

刺繡在我夜行勁裝的衣襟吧

讓我在撫摸中感到痛楚

懷恨中感到冰涼

讓我不因庇護的消失而失了守關的雄姿吧

讓我繼承那一點壯烈的火光

在誤解與責苛中，我肅立山峯

永遠歡樂中帶著不與共的悲哀

永遠仍是以懷念的割席打起正義的旗

永遠沒有絕望……

而我們是立在千山萬山，山峯上的人

兄弟姊妹，相視而笑

忘不掉辛酸

失去的人

唉，當我路過山崗

帶著我的血染長衫的人

從深冷中感到漠然的拒絕

我在千里之外，甚至不敢回來

唉，當我路過省份

我是悲傷的，我是忍痛的

因為荒墳都是從前

部將的名號

是自己一念之仁

成了千山萬水，被追擊的人

我們回不了家

我們遠離故鄉

我們沒有了家

我們沒有家鄉

——稿於一九七六年八月

回馬遇變期間悲稿——

情書

——給小娥

水衣的蛾，深情的飛

淺淺的琉璃的溪

飄着嫣紅的落瓣

懷念那深情的對望

沒有對話，只有星光

而且是暮冬了呵我們的髮色

在江湖上被人說成玄成霜了

什麼劍都銹蝕

什麼人都在變

那陽關無人再唱

與城同存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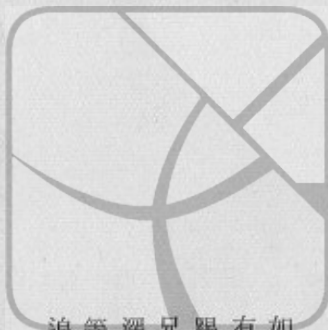
都無所指望

妳該會忘了我吧

我在城深時戍守日落

妳該會答應我吧

我把深秋守成寒冬



致那群弟兄

殷乘風

妳該會……

稿于一九七六年七月末

回馬浴血苦戰中

如有一天 我在下面

有人以山壓我 不知是誰

踢我唾我撕我

兄弟一旁 不睬我

深山裏我的踪跡

等於誰也無法看見

追蹤而來的必是掘屍犬

我掙扎要起

弟兄馬上鎮壓

讓我日夜瞪眼

把他們看到髮白了

仍舊不知如何閉上突兀而出的眼珠

——寫於民國六十四年赴台前夕

看那江湖

藍啓元

你還讀着半頁青史，不知道自己
正輕微的受了傷

幾萬里

在溫暖的被窩裡是永遠不知寒流的手長有

說是騎着的馬來的都不知去向何處了

你渡過那江河又來到了岸邊

爲了催發行舟却不幸失了自己的那一艘

歲月漫漫，曾經的叮囑低喚了無數遍

而相見究竟是否成了永訣，是誰也不願提

當然這是落拓後的情懷了

就算是最激烈的戰場，也將歸於沉寂

聽完一則你自己的故事，你埋掌枕着臉

還依稀望見夜夜落花，洒在那窗前



鬚影

的了

那些馬兒都不嚼青草，也不啼嘶

在暗自垂淚，看一襲襲飄揚而過的儒衫、

欲說無話

從孩提的時候開始，一步一步

到最後在中原裡相見，是一步一步

走到那盡頭

如果你永遠唱一首歌，打算把它唱老
你會發現無論怎樣的歌都是略帶苦澀的
而這支歌會很容易的把你也唱老了

山川依舊，一切依舊

你最初是不知道自己的踽踽

你看看這江湖，你讀你手上的掌故
你親你親切的親人

所有的愛和恨交織成一張網時

江湖江湖，掌故掌故

你也只顧跌坐，細聽那什麼也不是

曇花十四行

陳嘉文

你中劍是預料中的事，不過沒想到會那麼重

沒想到你數着的星光，辨認方向

跟同伴正滔滔不絕論着中原大事

劍已老了

畢竟是帶劍的都不再認清誰是誰了

無形的劍，穿心的劍

中劍之前你一無所知，中劍之後你恍若不知

因為一切都模糊了，淚眼相看

更不知道該看些什麼

這樣的故事也許只有你才聽得最入神

看得出神，那什麼也不是

有一天你那麼回過頭來

離你最遠的哀傷，最相近的泣

這樣聚在一塊



以一芬芳之感染

靜靜的微笑總在最深沈的夜醞釀如此

潔麗的容顏，原是

某種最溫柔的情緒吧

原是暗澹的日子裏初識的薄醺

悄悄的綻放，而且

羞怯於久久的驚喜之中……

而誰都無須記憶這片形象

異樣的疲倦，留給最美的死亡

什麼都在成熟的子夜流滴

我們是見證的風，在萎落的星光下

我們還能等候，詠唱

忍受生命中升不起的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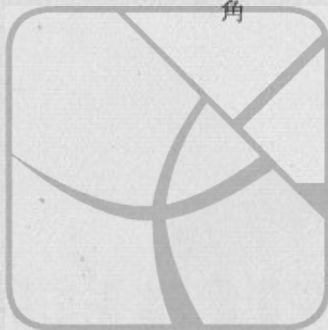
明日仍要繼續另外的，啊尋訪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

扶 渡

方娥真

爲什麼要出門呢
在沒有依憑的家外
明麗的小房啊
你的黑暗在那里
我刻意探求你缺憾的一角
但四壁明淨
教我不想跨出一步隱居
我要回家啊
你感覺到嗎
我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山雨欲臨
風滿路的前兆
我就會有命運的恐懼
那時你可在我身邊
我要沾你的衣袖
你的衣袂飄飄
能挽住我搖搖欲墜的弱
每一天出外



四處的路是想家的
杜鵑，飛舞着歸去
我要回家啊，回到家中的
江湖，自在的源頭
我歸來的心是激流
每刻雪洗自己的白
完成最後的純
回來等你歸家的旅途
看你每天的眼光
在昨日的情意裏
添上未來的深視
看你兄弟們的左護右架
愛嬌在他們坦然的關懷中
我再也不想獨自出外
寧願死在家中的詩裏
每一刻的天折
換取感動的絕句
明淨的四壁
我也望到天地在那里
爲什麼不定居呢
讓每一次的感情扶渡我
到悠遠的歲歲月月

寒月與新碑

陳瘦桐

在楓林裏繫馬

寒月下

酒轍冷寂地招搖

飲醉也算一種風情嗎？

我走向江岸

尋求憂鬱的夜泊

想像某人也曾在此怨歎

楊柳風拂過無情流水

燈似微明

滅於左舷

是否茫茫江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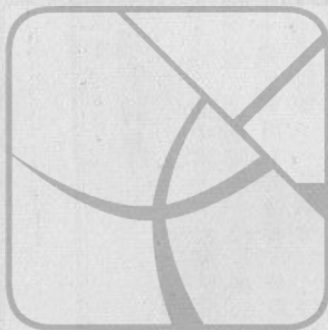
就是往後一任躍馬的行走

行走的坎坷啊

年輕似一把劍

果決地揮出了

菊花開後



無非新愁化為一堆荒塚

我期待著某人來憑弔

悽婉紙箔並吟唱

死去也算一種風情嗎？

早星暫伴孤燈

長明的祇有寒月了

長明的寒月原也寂寞

不如臥為江岸小舟

任自飄零

飄零的落花呵！

燈在左舷了

如果還年輕似那把劍

夜泊於江岸楓林外

也是我該獨享的憂鬱

畢竟流水毫無怨歎

期待著某人來

來對我吟唱一首老歌

坐在菊開如輓的荒塚

看茫茫的雪花

想坎坷的江湖

唉，我果決的行走

原該立下一座

壯烈且懷恨的

新碑

離

馮藝超

列車在路軌上軌軌作響

帶來的是一陣騷動

可是，騷動的是他們

不是我

將軍令

(溫瑞安詩集)

溫瑞安今年廿一歲，是居住在馬來西亞的中國人。在那兒很少人諳中文，更何況是寫中文詩；在那兒出版一本中文書，是三倍於臺灣的價錢。溫瑞安是一位年輕的學生，他沒有錢，可是他二位更年輕的義弟——一個十七歲，一個十四歲——集他們所有的儲蓄，無視於許多人的反對，替他們的大哥，出版了這本只有黑白二色的，中國的書，名字叫作：「將軍令」。

這是一本中國的詩集，是一個純真而寂寞的青年，負載了整個「江湖」傳統，刀光劍影，恩怨和愁腸，悲憤與赤誠。似王者遙望江山，仰天長嘆。似將軍陣前吹簫，蕭索無限。這詩集有江南的風骨，長安的流麗，大漠的孤傲，赤壁的風煙。這不是晦澀的現代詩集，也不是張口見舌的口語詩。它不只是少年的哀愁，而是凌厲的劍鋒，激越而有抱負。您會看到別具一格的詩風，以及精采的短詩和甚少人創作的兩千多行的長詩。

●天狼星詩社出版，臺北市羅斯福路五段九十七巷九號之三（四樓）方娥真，郵購四十五元

嚮導

陳冠華

你在那紅牆裏深居，牆外

三月正編織着洛陽一般的花季

我的橫笛洩露出思慕的歡愉

輕輕拂開你滿園的靜寂

笛韻幽幽地，鋪成了遊賞的小徑

風景宛轉十里，與我同在牆外等你

只待你朱扉開啓。牆外已三月

好絢爛啊——牆外是花季……

六一年三月



獨木橋

吳啓銘

爲什麼

讓我在這季節遇見你

蜻蜓在蕃蓀田裡飛

爲什麼

飄搖的蘆花和水聲

遮掩不去你雙鬢間的秋色

寂寞的不是那片

早凋的楓葉

你的眼神也不是

可是，你的肩膀好瘦

連蜻蜓也棲留不住

該讓燕子剪就一幅美麗的春天

給你

我喜歡靜坐在河邊

從倒影中偷窺你

爲什麼

讓我在這季節遇見你

爲什麼

楓葉捨身去抓住漣漪

水影無限時

黃昏星

仍是自己唱
落得星光滿目
唱的還是水聲

倘若在池塘的草綠
在兩隻飛鳥歸去的天地裡

有你斑駁的身影

青蜓點水驚動波浪

你正好走在一棵樹下

水聲有音樂的柔

天空有雪崩的美

在許多靜止的驚動中

你解了重圍走出來

不管山繞水圍，都似曾遺忘

自己幾度塵埃沾衣

甚至青青子衿，多少行裝

也無從等待前年今日門前落花

如今草色綠綠，水色清清

多少招喚都化做水底游魚

一日終會回到出生地

朝見原始的外衣

而夕陽近時

但知黑夜漫漫多遠

你從前愛唱的調

倘若在一個人走路回家的古道上
古道在很遠的黃昏裡

照着水面漣漪

行囊便憶起飛沙走石的家

但不知何時看見草地上

有一池塘，多少花草香氣

紛演門前那條琤琮的水影

牽引着風雪的心情

在一個清晨海風裡

想着該如何爲自己換上新衣

期冀過新年時童年最美

倘若一個人想回家

家却不想念他的時候

水聲有音樂的柔

天空有雪崩的美

但不知什麼時刻

那道水影不斷潺潺流過

稿於六十五年七月廿八日回馬後第一首詩
家鄉瓜拉美金

新居

周清嘯

我們第一個故鄉外的家
每月三千塊的交換

粉牆剝落，地板龜裂

但大家都很满意很高興
把它大大洗刷了兩天

躺在床上就時常想起

搬進來的第一天

大家定下共同維護它的條例

噯，何必這麼認真呢？

必須的。最少每至月底

就為房租煩惱

誰想到在這繁華大都市裏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家，不受人注意

也沒有訪客，信箱空的時候很多

每次放學途中，想像有突來的訪客

讓我們慌張，忙着找杯子煮開水

急急回來，開門時看見
幾雙鞋子是早上的相同

而且，在許多夜晚裏

臨聯考的七弟，不是在廳中

踱來踱去，就是

把所有的唱片都翻成人靜的子夜

近來常發現

黃昏把蟑螂都帶來

瓦斯愛漏氣，水喉長點滴

三天兩日，不停電就停水

而每到月尾，煩惱如約來

而七弟還是把唱片都放成長長的時日

愈來愈多缺點顯露了

有人嘆氣：另外找一間吧

是的，更好的屋子很多

但自己總暗暗奇怪着

每天放學後還急着回來

同學眼中眼中的迷惑

總使自己高聲喊出：

「回家！」

長亭對泣

廖雁平

欄杆斑剝朱顏對涼亭泣
亭簷橫等鈴琮

纖纖素手撥挑玩弄
玩盡了多少世事滄桑

鎖閉新月眉

輕愁喟嘆削瘦了容顏
可曾知道有一狂生
夜夜撥開雲層俯望

稀疏含苞欲放的紅蓮

冒出水面傾聽「涼州詞」

啾啾蛙羣踴躍於荷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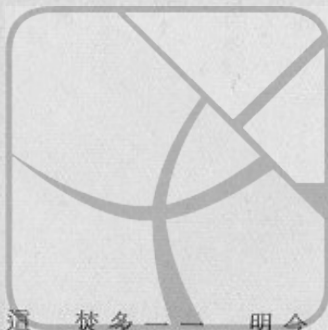
仰月哀鳴

珍珍重重，珍珍重重

展翼凌空，從此成了天涯

關山重重，雲霧迷濛

凡是畫舫都愛游蕩



凡是船都愛流浪

風吟畫舫

月弄船

所謂歲月

就是要畫舫與船漸漸腐朽

朱顏逐漸消逝

今夜，我是畫舫中最專注你的年少
明晨，也許是最早踏上船緣的遊子

一具箏能調解幾許世事紛爭

一管簫夠不夠抒發萬萬人的家仇國恨
多少支羌笛？才能將厚厚的憂鬱吹散

焚燒多少詩箋？方能奠告黃泉下的忠魂

這故事很難講得好

麗質倚長亭哭

長亭對青衫司馬泣

青衫司馬游目望着

江岸

蘆葦

飄

白

重修於六五年九月十七日

鹿腿

(習武譜之五)

詹澈

越三山

橫五嶺

追追追

白兔

渡三江

翻五峯

追追追

梅鹿

白兔消失了消失在白雲罩上的亂竹林

梅鹿停止了停止在青山倒映的小湖邊

一棵松樹

彎腰

輕輕無聲的彎腰

我手中套繩遠遠拋出



圈住鹿角
捕獲

不肯說話梅鹿不肯閉眼

本想殺我不敢動刀

怕誰動了殺心誰已

輸了

師父放了梅鹿

要我追回白兔

不用弓箭

用手

我去追回白兔已練成鹿腿

師父反說兔敏鹿靈

要學的不是動

是靜

哀情

殷乘風

我見妳纖纖的背影

那身風寒的衣影

願我是長長的路，容納妳每一刻的煩煩

願我是永不停歇的風

因妳而停止冬天

願妳回家，帶我如傘

撐開珠石四濺的雨

願我是雨，帶給妳感覺孤單

妳要是笑，我即成那慌亂失措的樹

與妳同存，在一幀相片裡

願我是波光湖影，倒映妳的寂寞

願妳燦爛，而我水深

我那麼一廂情願，願妳是夢

恰好在我枕邊而我說不出話

夜夜都在看見

願妳燭光，我在停電

願妳傳聞，我在傳鐘

我的呼息妳聽

妳的蘊含我嚮往

妳秀麗如斯，我憔悴如斯

願我是幕落，讓妳鬆懈

讓我維護妳的卸粧，知妳深深

詩爲愛而寫，妳猜我有幾篇？

願妳爲我

化成一一份專注

我是僅有一首歌的唱片

不就誤妳多少時間

月與井

陳炳元

長大

秋聲

像獨眼龍的海盜

戴上了遮目的黑布

那皎潔的月亮

被灰黑的雲翳隱沒

當沒有啁啾的雲鳥悄悄飛走

陰十五銀夜之月光下

井是皚皚雪地的一隻眼瞳

井底月竟是反常的白眼瞳

藍眼白

像從母雞孵褥下取出

一箇白壳渾圓光潔的蛋

那滿夜打水的村婦

水杓撈起的月



夏日過時

我們的發音遂更深沈

更像最初最末一式

都梗上了喉頭

伊們說那就叫長大

並不如滅頂的呻吟般

可怖

伊們要我們記住

什麼當兒誠實

什麼當兒虛偽

於是我們從此

臉常帶笑 聲常

低柔

夏日盡后

我們就是那樣

有禮貌起來

送給你

江南樵

匆匆快馬不遠千里

只爲一睹笑震江湖罕見的少年英雄

不料英雄少年乘風歸去

只留下雲深處披肩飄酒的白衣千襲

悵望眼神却逢如龍清嘯耿直

餘音娓娓傾吐

有輝煌小小辛酸小小

竟使我揮舌如刀斬向自己守護十年的沈默

就這麼毫無顧忌的與你對吟對嘯起

淡忘了十年的吟嘯

不笑我喉頭哽啞

不笑我中氣不足

呵！掌門人

那般那般的武林

那般那般的我

是如何如何的憔悴如何如何的落魄

你可知？

手握拳拳抱拳相互一揖的禮遇

你可知我的不安是在不安些什麼

你可知我的倉惶是在倉惶些什麼

掌門人

你可知你可知你可知

你可知

子期揮斧肩柴的手是操不出琴的琤琮的啊！

當你自懷中取出秘笈一冊

我忘了顫抖的手 捧着太多太多的豪情

竟曖昧的說了一句

原以豪情自傲的最愛笑的「榮幸」

是以 榮幸

掌門人

漫長歲月的沈默

我只記得武林中最流行的這兩個字。

晨 禱

張瑞星

任哀愁流入心河，黎明

當長蛇醒來蠕曳把禱音漫漫舞起

舟再次漂下暗流

航向一座原始處女林

部落民族的靈鼓聲聲慢敲

月在林梢闌珊

這時，身後的水之弦輕輕撥吟

召喚着我的回音

白蝴蝶翩飛

鼓拍着，黑暗的心跳

河水開始退潮

黑暗終於禪悟空無

燃起第一盞晨光

舟再次漂下暗流

白蝶飄逝，遽爾

鼓聲慢慢沉寂

衆暗裡，我是否
唯一在晨禱中夢遊的冥想者？

七六年六月十八日於大馬關丹

蟲 屍

孤秋

一隻小虫

猛地地跌落在我的手背

我毫不猶豫的一掌

按下

一灘鮮血燃紅整個手掌

我冷笑一聲，將它拋出 老遠

然後若無其事的洗手

在水盆里，我發覺水不是水

一隻血紅的虫屍向我瞪眼

而洗的是它那殷紅的血

我就那麼一愕

竟喊不出自己是誰

稿於七六年六月于亞庇

木偶

曼 黃

一隻木偶下去
另一隻木偶上來

也許，他們想和我在一起
做我的兄弟

所以才一樣的衣裳

一樣的脂粉

更一模一樣的臉兒

手脚，開心地舞蹈着

嘴巴，吃力地發着聲

我！

我！

還會更多更多的

姿態咧

但他們

可知道陽光星星月亮呢

他們

或哭或笑的

吊在。繩子上

倒在。箱子底

水調歌頭

方遲

「盡去矣，螢火在河岸翻飛」

我已不在

遲春的月色不在

最後一盞等候的灯火

也孤獨地兀自熄滅了

我已沒入寒鴉兩三聲的黑夜

你是在花是月的那一岸？

我的

相思爲你化着流水

離開傷心的河岸

游入煙籠一片，陌生的

遙遠，尋你的舟楫

尋你舷邊的水聲

偏是我再也聽不見

風中傳回你擊槳的歌唱

我只是一片無奈的水花

你呢

是否千喚不同的萬里船

六五年九月二日

飛簷

周清嘯

紀念館巨大的影崩壓下

冷而硬的石欄仰望着那角飛簷

倒掛在半空，綴鑲那閃眨

星光。稀疏的荷

撐承着無舟的湖

枯枝傘舉起幽靈的天

路燈投向水中看倒影

朵朵模糊底玫瑰

綻開，千山不遠

傾絕了千古萬代的城

那壁熱血是誰洒下的

那浩怒海是誰橫渡？

是不是秋暮塚山中的無名

有人出生入死

爲一片海棠爲一陣笑聲

此刻冷冷坐在這裏

露着冽骨的刀寒

那飛簷，斜斜揚起

整個歷史的末端



飛散開去，雲是

髮鬢，捲起了風

風中已沒有了飛沙

本是旗就該揮在狂飈裏

在陽光下踢起天地底塵

每幅錦繡的山、國

燈光自眸深處呵出光暈

你提燈籠的一搖一幌

把我攏回從前的渡船

去那裏？天涯海角尋您

只不過是繾綣的殘缺

淡淡的月魂照我

灰燼中的一瓣花

再無奈也有亮麗的前生

唉，在您失約的時刻裏

星光依然稀落如足音

重寫於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四日

晚歌

黃昏星

歌唱時悠揚，但覺關山飛渡
只有一藍天，蒼茫着自己的雲
星光閃亮大地流水東去
人在中秋時節不會想遠
只想近時明月普照中原
而飛啊飄飄的那些碎葉
鬼哭般橫屍遍野，招黃昏的魂
今夕何日晚風是送行的蹄聲
怎麼有曲折的路宛若蛇行
似游龍的傾吐，那素未平生的驚和喜
歌唱時悠遠，因為無歌
歌者便是飄揚的幽靈
我們回不了岸的風，浮萍小舟也互不相逢
大浪沖來幾千里去
一滴心酸淚和一湖清白水
分不清下次何時遺去
假使塵埃一旦落定
歌唱時悠遊，但沒有知覺
知覺是雨，散成滿天的霧
帶你進入一條有人無路的街



是經過一場烽火的世界
煙和雨都在天地中長嘆
煙和雨都在天地中輕搖
如城牆的磚一塊塊往內倒
我們走過風花和雪月
最後只剩下一本無名的歌譜
所以我們唱歌、狂笑、長嘯
換來一把子夜的胡琴
清唱時悠遠到了局限
也會回頭看一看
昔日的伙伴 反臉
成霜 反目
成虎，不說一句話
那麼狂斷的豪情，沒有俠意……
是經過一場風雨
流浪的人說：
我是千萬萬忍不住的脚印
踏破了許多船的故事
不提也罷

六五年十月四日完稿

筆墨

方娥真

還有那關懷呢

那相知。還有那情

那筆墨。生生

世世，由一株花的遮掩望出去

流水與人家

盛衰的戶戶

當一朵花凋落所有的綠

許多珍惜，怎能忍得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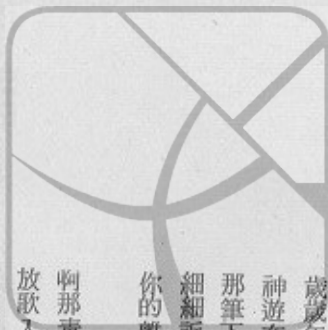
而所有的情掙不破一場夢

所有的夢扎不破一座墳

一朝驚覺，花園消失了

像一首詩寫到一半

死了也不肯停下筆



一切的牽掛仍關懷那筆墨
一切的筆墨化作一本書

歲歲年年，我願是那玲瓏的書籤

神遊在你的字裏行間

那筆下的衆女子

細細訴說，一個渡頭

你的離去

啊那青山仍登高，放歌明月

放歌入雲，入大海的行船上

願所有的真情相聚成一家

團圓在一起共餐

掉落在你望的前方
只是我已看不到
你聽到我的呼喚時的
那些震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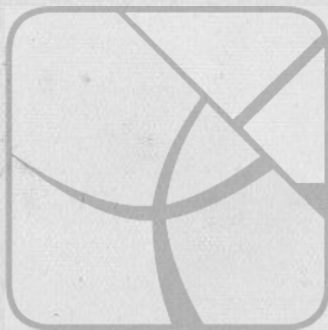
二、蝸牛

背著的不是家
是沈沈的自己
隱伏著你的身影
每天每天
我默默伸出觸鬚
在草地上猶疑
並且偷偷的望你

當我抬頭望你
多麼希望你望著遠方的臉
能夠低頭看看羞赧的我啊
正望著你

三、貓

每夜每夜
我來回走著我的足音
並且用亮晶晶的雙眼



把夜集攏

把你的身影

你是不會知道的

我望著你的雙眼多麼像

兩顆星星

投在你身上

不要你感覺

只要你承受

我攔住的每一粒星光

四、鷹

所有的搜尋止住於此

我悄悄把身體投在你住的樓頂

從此

不再流浪了

那些吱吱的小雞

不足構成誘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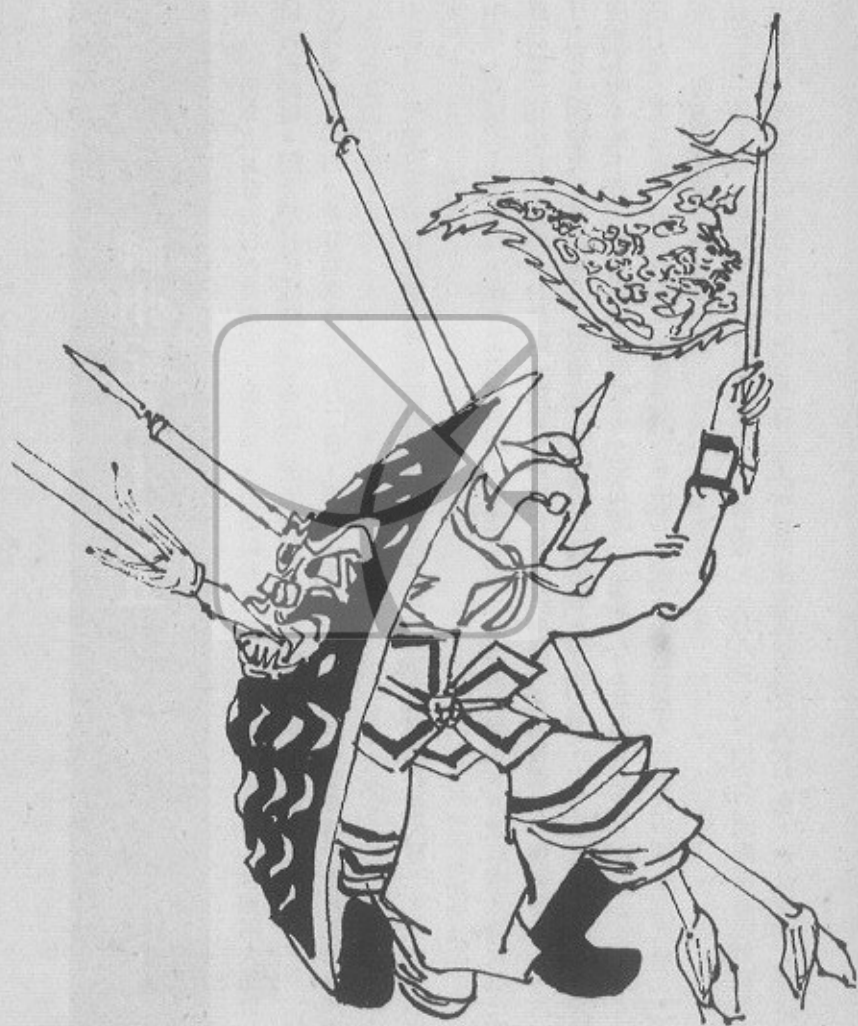
我不再尋找

讓這種不動的立姿

變成我的誓言

在風雨

緩緩向你流去



神州記事——之五

按：自一九七四年九月廿九日起溫瑞安、廖雁平、方娥真赴台，「天狼星分馬來西亞、台灣兩大部份。為求方便起見，兩地將各別紀事。因大馬詩社活動幾近終止，故先行刊登天狼星詩社在台活動情形。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黃昏星來台。十月二日，廖雁平離開台北，赴屏東唸農專。十月三日，周清嘯離開馬來西亞總社，赴新加坡工作。

■十月十四日，溫瑞安偕黃昏星遷入建國補習班宿舍暫住。為紀念大馬「黃昏星大廈」，故命名為「台北第一黃昏星大廈」。

■十月中旬，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訪高信疆。溫瑞安遷入台大第七宿舍，方娥真遷入師大第三宿舍。十月下旬，三人赴幼獅文化中心「大地」詩社與「龍族」詩社合辦之詩函展，遇施善繼、林煥彰等。

■十一月上旬，因經濟及其他原故，溫瑞安及方娥真各自休學。中旬，溫、方、黃三人訪高信疆夫婦，澈霄夜談，聆益非淺。下旬，溫、方、黃赴屏東會廖雁平，三人遊「三地門」，共四天三夜。

■十二月上旬，溫瑞安、方娥真搬入「振眉閣」。中旬，溫之小說被收入「當代中國小說大展」。下旬，廖雁平返台北渡假，「四方座談會」按月召開。

■一九七五年一月上旬，接新加坡周清嘯決意來台之電報。一月八日，溫瑞安打國際電話回馬給馬來西亞總社長溫任平，十聯會代理顧問張筆傲。同日黃昏星寫詩並送寶墨慶賀溫瑞安之生辰紀念。一月末旬，正式參加台北武術集團。

■二月一日，周清嘯來台，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廖雁平喜極接機。二月九日（除夕）於施善繼家中渡過。年初一、年初二則在高信疆家渡過。

■二月中旬，「四方座談會」改為「五方座談會」，組員為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及溫瑞安，這次討論的是「文學與佛學」。年初四，赴新竹拜訪楊麗香三姐，未遇。二月下旬，廖雁平離台北返屏東。

■三月初，高信疆介紹周清嘯到自立晚報工作，因此得以認識戴良。上旬，收到馬來西亞寄來之「大馬詩選」，甚喜。三月中旬，溫、方、黃、周同遊故宮博物院。末旬，本月「五方座談會」題目乃：「對現代詩的心得與意見」。並助高信疆校夏濟安日記稿。

■四月上旬，廖雁平自屏東來訪大家，並遊電影文化城。四月中旬，「五方座談會」主題是「四人（方、黃、周、廖）詩作檢討」。四月十五日，溫瑞安、方娥真訂婚二週年紀念慶祝會。四月慶賀施善繼誕辰紀念。

■四月五日，總統 蔣公逝世，全體社員聚集哀悼，中旬，國父紀念館瞻仰遺容。

■四月中旬，溫瑞安、黃昏星、方娥真、周清嘯合力懲戒一勢利忘義之書局老闆。五月十日，全體社員慶祝方娥真之生日。

■五月中旬，溫、方、黃、周赴新竹，蒙康老師與三姐熱誠招待。五月「五方座談會」題目為「對五、六十年代詩人作品之檢討」。

■六月上旬，全體社員慶祝社慶，並開「綠洲分社檢討會」。指責熱情漸消之社員。六月份之「五方座談會」組員各自交一篇評溫瑞安詩集「將軍令」之論文。

■六月中旬，端午節，於施善繼家中渡過，遇陳秀喜、陳伯豪及林煥彰。得施善繼指導，決意出版「天狼星詩刊」。同月，廖雁平與詹澈、李男等結交。

■六月中旬，溫、方、黃、周到新竹拜訪三姐，並赴「獅頭山」之行，共三天兩夜。六月下旬，廖雁平轉讀北市高工，決定放棄一年學業，回台北與大家甘苦與共。

■六月下旬，余光中約見方娥真，溫瑞安與黃昏星陪同前往。

■七月黃昏星應付大專聯考，廖雁平自屏東回歸台北。溫瑞安被邀於「逍遙雜誌」寫武俠小說：「長安一戰」。

■七月中旬，黃昏星於餐廳工作。本月「五方座談會」題目「談文學以外的一種學術」，引起爭辯甚多。籌備「天狼星詩刊」並約稿。

■七月下旬，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懲戒「黃牛」，於戲院門口大打出手，凱旋而歸。七月開始籌辦「天狼星詩選」的出版。

■八月四日，出版「天狼星詩刊」第一期，由黃昏星周清嘯執筆，並慶賀總社長結婚之週年紀念。八月中旬，黃昏星考入政大中文系，周清嘯保送入台大外文系，舉行慶祝會。

■八月下旬，黃昏星見周夢蝶。「將軍令」在馬出版，溫瑞安著，張筆做、殷乘風合資出版。

■九月上旬，中秋節，溫、方、黃、周、廖於台大草坪賞月，賀一晚時間，把千愁萬緒，錄音寄返大馬。

■九月下旬，黃昏星、周清嘯離開「建國補習班」宿舍之「黃昏星大廈」，遷入學校宿舍，是為「台北第二黃昏星大廈」。廖雁平經戴良介紹，在中央影業公司工作，遷入士林。

■十月，溫瑞安、方娥真作品被選入「當代中國散文大展」。是月渡也來訪振眉閣，相談甚歡，一見如故。並因而認識林淇濱、汪聰敏、劉秀珍諸江湖俠侶。

■十月初旬，溫（台大中文）、方（師大英語）、黃（政大中文）、周（台大外文）、廖（北市高工）各自入學，影響下一批英雄好漢。

■十月中，黃昏星於政大遇張獻、管管。溫瑞安遇樂衡軍、陳奕琦。

■十月十日，林鵬忠自馬來台訪詩社。同月周清嘯籌辦詩刊第二期。

■十月上旬，台大中文系由臧正一發起售詩集「將軍令」以助五陵年少股乘風來台。黃昏星於政大文藝研究會同樣發起捐助。

■十二月卅日。台大詩歌朗誦會，周清嘯朗誦「懺悔」，黃昏星朗誦「都是歌語——給瑞安大哥」，廖雁平朗誦「賭」，殷乘風朗誦「佩刀的人」，甚有風格，非常成功。溫瑞安則遇晤詩人羅門、蓉子伉儷。卅一日，晚上，召開「長江」文學研究組之討論會議。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大馬詩社溫任平宣佈「十聯文學研究會」人事不夠，必須關閉。十聯文學研究會為溫瑞安所創立，歷時僅一年，栽培出詩社新秀三十餘人，於七六年一月一日結束。同日台北詩社創立「長江文學研究組」，為天狼星詩社行動中心，決策小組，並通過「天狼星詩社在台首屆寒假大聚會」議案。

■一月四日，於「黃河小軒」招待台大外文「郭惠智、台大中文「黃慧貞、政大王美媛、紀昌鑫、建中周祖述等，相談甚歡。一月八日，溫瑞安、殷乘風與劉楚虹、林靄霞於「我們咖啡屋」談論詩社、文學。

■一月九日，殷乘風、廖雁平決定由「黃河小軒」遷至羅斯福路四段之「振眉閣」。十日，「黃河小軒」中招待林靄霞、劉楚虹、黃振涼、郭秋雄、傅靜五人，暢談詩社舊事，十分投契。

■一月十一日，於「黃河小軒」中接見李素華、徐玉珍。十二日，周清嘯、殷乘風赴福隆漁港觀察情勢，以作寒假大聚會之目的地。

■一月十三日，接待林鵬忠。十四日，溫瑞安、方娥貞、黃昏星、殷乘風、廖雁平遊台大，遇沈冬、林靄霞、劉楚虹、黃慧貞、陳奕琦、胡詮鈴、陳正芬、郭惠智、李光敏、周清嘯等，各相聚片刻。十六日，溫與中文「林靄霞、劉楚虹、沈冬、黃慧貞等稍作接觸。

■一月十七日，溫、方、黃、周、廖、殷送林鵬忠回馬。一月廿四日，考試完畢，放假大吉。與沉冬稍談。同日收到大馬詩社政擊函件。

■一月廿四日，下午於「黃河小軒」見黃慧貞、周祖述、李素華、黃振涼、郭惠智、王美媛、李光敏、陳正芬、劉楚虹。屏東詹澈及台北盧本真亦來訪，暢談欣愉。晚上談論電影，溫瑞安與王美媛各發表一些意見。

■一月廿五日，接待詹朝立，七人同赴故宮博物院，談笑無拘。廿六晚劉楚虹、林靄霞來訪「振眉閣」，溫等

六人送她們夜返台大。

■一月廿七日，溫、方、黃、周、廖、殷送林霏霞搭機回香港。一月卅日，除夕，六人並聚，舉行「陸地游泳」遊戲。一月卅一日至二月一日，六人過年，自行慶祝。二月二日，夜遊台大，無限情懷，更念舊友，迎風久立。

■二月三日，午，陳奕琦到訪「振眉閣」。並收穫陳正芬切辭甚懇的函件。四日（年初五），方娥真偕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殷乘風往陳正芬、李光敏的家，備受招待。

■二月七日，溫、方、廖、殷同上陽明山夜遊。二月九日，長江第一屆聚會前夕，十分忙碌、緊張。

出版界空前創舉／現代詩壇盛事！

八十年代詩選

每本

精裝壹百叁拾元
平裝壹百元

現代詩人情詩選

每本

精裝壹百元
平裝捌拾元

（本刊訊）由當代十二位名詩人紀弦、大荒、辛鬱、羊令野、洛夫、梅新、商禽、張默、張漢良、管管、痲弦與羅門等共同編選的「八十年代詩選」及「現代詩人情詩選」兩部巨型詩選集，將於近期由瀛美出版社刊行問世。

爲便於讀者以及愛好現代詩的人去欣賞選購，茲徵得瀛美出版社同意，先行擇要報導。凡本刊讀者（有本社任何證明者均可）一律七折優待！

瀛美出版社：台北市大源路廿一巷一號

電話三四一九九六〇

郵撥帳號一九九三七號 王志瀛戶

編後語

這一期「神州」，或令讀者詫異它那嶄新的面目，幾乎認不出它就是原來的天狼星詩刊！天狼星詩刊之所以改爲神州詩刊的原因，「神州詩社獨立宣言」已敘述甚詳。本刊編輯宗旨與方針並無任何更動，一切本着天狼星詩刊第一期所顯示的初衷進行。

本期詩刊有一重要專輯，即是「詩刊論詩刊」專輯。進行過程及前因後果，社長溫瑞安的「長江短論」與殷乘風的「後語」中已有交代。這是本刊三大計劃中的第二項，算是一項大膽的嘗試，若有任何缺失，敬請「草根」社朋友見諒。

封面的變化，源自當初神州編輯會議的決定；每四期——也就是每一年，詩刊的封面便作一次更換。處此蛻變樞紐，加上計劃的推行，尤其是經常遭遇的經濟難題，已嚴重影響下一期「神州」的出版時限。故此本社一併決定：調整出版時間。自本期出版時日起，依舊每三個月出版一期（就是逢三、六、九、十二月出版）。

封面及頁內設計出自殷乘風手筆，他的設計爲本刊建立了殊異的風格。「神州」詩刊歡迎作者惠稿支持。本刊選稿雖苛嚴，其間難免有滄海遺珠，編者責無旁貸，唯未獲刊用者並非意味其程度高低問題，許多因素也在考慮範圍內，譬如篇幅所限等等，這點預先聲明，免致誤解。

在此致謝那些熱愛本刊的讀者朋友，在在給予我們莫大的鼓舞，使我們在寂寞的長跑上，更添一份勇決！

這首詩我不停而寫

才氣你究竟什麼時候才斷絕

水聲更近，天涯無盡

在此決別，紅顏知音

在雁蕩飛躍之君子

在燭光中仍獨守清芬的秀容

幾時才在明月天山間

我化成大海

你化成清風

我們再守一守

那綿繡的申州